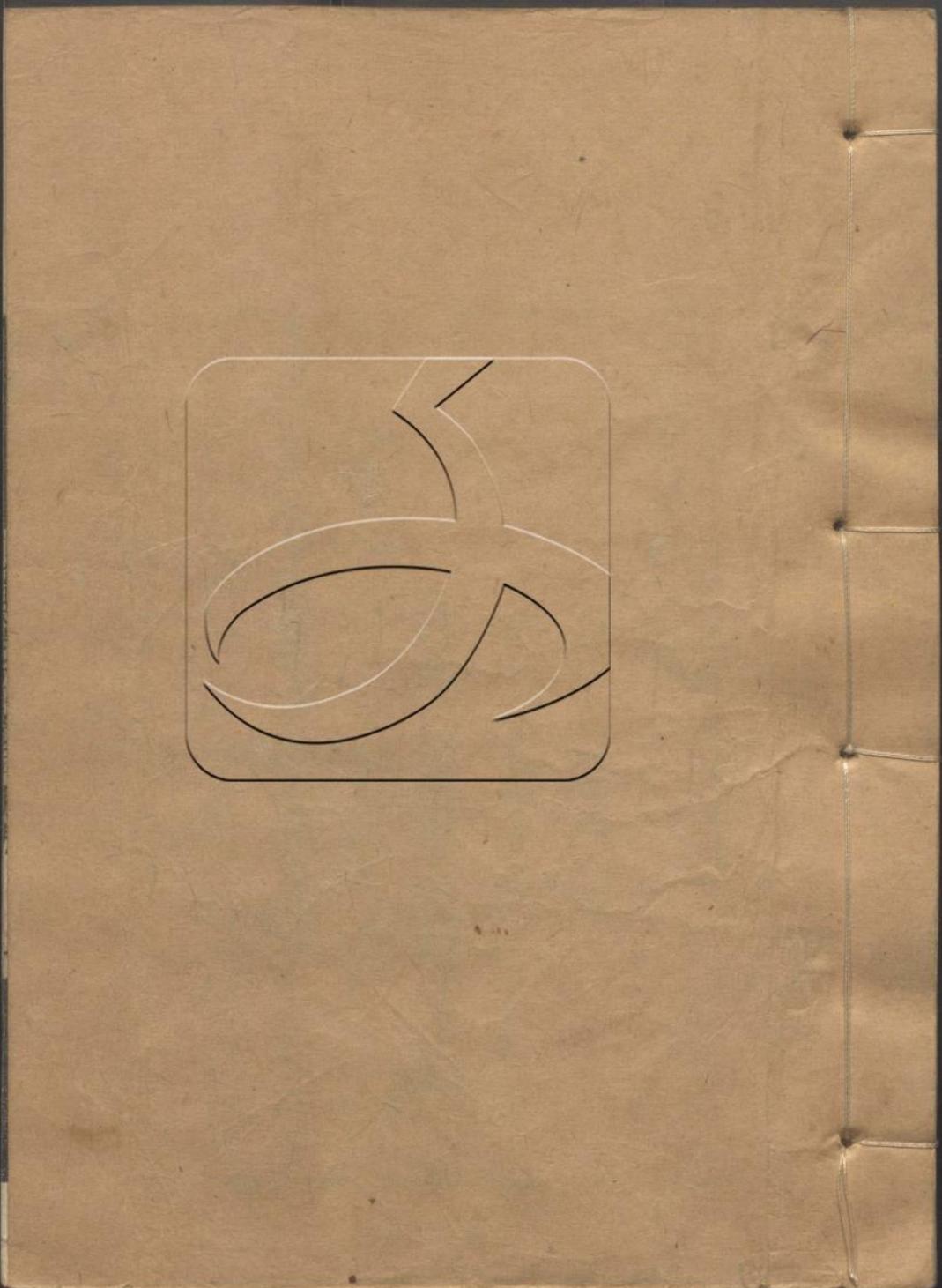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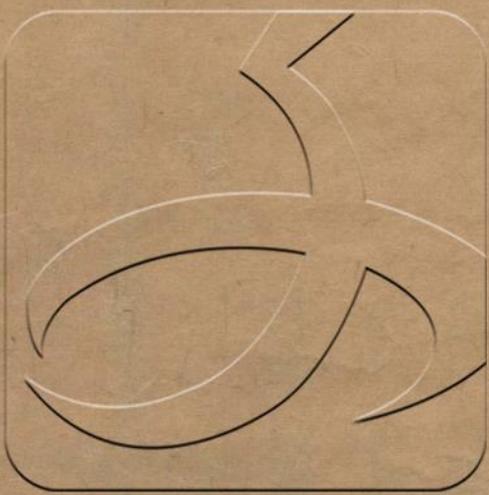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婦子嘻嘻
吝道也記
日外言不
入內言不

聊齋志異新評卷十四

臙脂

東昌下氏業牛醫者有小女字臙脂才姿慧麗父寶愛之欲占鳳於清門而世族鄙其寒賤不屑締盟以故及笄未字對戶龔姓之妻王氏佻脫善譎女閨中談友也一日送至門見一少年過白服裙帽手采甚都女意似

淄川

蒲松齡

韻仙

著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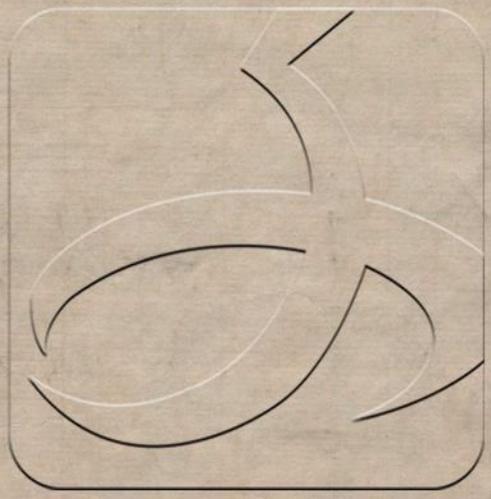
評

廣順

但明倫

雲湖

新評



1597646

出閨閣之
地古人嚴
之閨中而
有挑脫善
匪之談友
不人於邪
必受其禍
矣
於敘事處
見精神筆
有畫工有
化工

動秋波縈轉之少年俯其首趨而去去既遠女猶凝眺
王窺其意戲之曰以娘子才貌得配若人庶可無憾女
暈紅上頰脈脈不作一語王問識此郎否荅云不識王
曰此南巷鄂秀才秋隼故孝廉之子妾向與同里故識
之世間男子無其溫婉今衣素以妻服未闕也娘子如
有意當寄語委冰焉女無言王笑而去數日無釋心疑
王氏未暇卽往又疑宦裔不肯俯拾邑邑徘徊縈念頗
苦漸廢飲食寢疾偃頓王氏適來省視研詰病因荅言
自亦不知但爾日別後卽覺忽忽不快延命假息朝暮

人也王小語曰我家男子負販未歸尙無人致聲鄂郎
芳體違和非爲此召女頰頰良久王戲之曰果爲此者
病已至是尙何顧息先令夜來一聚彼豈不肯女歎息
曰事至此已不能收但渠不嫌寒賤卽遣媒來疾當愈
若私約則斷斷不可王領之遂去王幼時與鄰生宿介
通旣嫁宿值夫他出輒尋舊好是夜宿適來因述女言
爲笑戲囑致意鄂生宿久知女美聞之竊喜幸其機之
可乘也將與婦謀又恐其妒乃假無心之詞問女家聞
聞甚悉次夜踰垣入直達女所以指叩窗內問誰何荅

雖是私情
語却正大
是言也鬼
補其監之

言念君子
温其如玉
彼何人斯
其為飄風
慧心妙舌
允宜占鳳
於清門

其言可聽
其心可憐
其志可嘉
觀至此則
宿可殺而
不可恕

以鄂生女曰妾所以念君者為百年不為一夕郎果愛
妻但宜速倩冰人若言私合不敢從命宿姑諾之苦求
一握纖腕為信女不忍過拒力疾啟扉宿遽入即抱求
歡女無牙撐拒仆地上氣息不續宿急曳之女曰何來
惡少必非鄂郎果是鄂郎其人温馴知妾病由當相憐
恤何遂狂暴如此若復爾爾便當嗚呼品行虧損兩無
所益宿恐假迹敗露不敢復強但請後會女以親迎為
期宿以為遠又請之女厭糾纏約待病愈宿求信物女
不許宿捉足解繡履而去女呼之返曰身已許君復何

吝惜但恐書虎成犬致貽汚謗今褻物已入君手料不
可反君如負心但有一死宿既出又投宿王所既臥心
不忘履陰揣衣袂竟已烏有急起篝燈振衣寘索詰之
不應疑婦藏匿婦笑以疑之宿不能隱實以情告言已
徧燭門外竟不可得懊恨歸寢竊幸深夜無人遺落當
在途也早起尋之亦復杳然先是巷中有毛大者游手
無籍嘗挑王氏不得知宿與治思掩執以脅之是夜過
其門推之未扁潛入方至窗外踏一物爽若架帛拾視
則巾裏女烏伏聽之聞宿自述甚悉喜極抽身而出踰

不揆情不
度理不察
言不觀色
竟以捶楚
得之幸何
損

數夕起牆入女家門戶不悉誤詣翁舍翁窺窗見男子
察其音跡知爲女來者心忿怒操刀直出毛大駭反走
方欲拔垣而下追已近急無所逃反身奪刀媼起大呼
毛不得脫因而殺之女稍痊聞喧始起共燭之翁腦裂
不復能言俄頃已絕於牆下得繡履媼視之臙脂物也
逼問女女哭而實生之但不忍貽累王氏言鄂生自至
而已天明送於邑邑宰拘鄂爲人謹誦年十九歲見
客羞澀如童子被執駭絕上堂不知置詞惟有戰慄宰
益信其情真橫加桎械書生不堪痛楚以是誣服既解

此中目然
別有求其
必之須自
人之所稍
來則心稍
浮氣稍粗
亦必不粗
得如問能
脂訂約後
有知者否

郡敲撲如邑生冤氣填塞每欲與女面相質及相遭女
輒詆訾遂結舌不能自伸由是論死往來覆訊經數官
無異詞後委濟南府復案時吳公南岱守濟南一見鄂
生疑不類殺人者陰使人從容私問之俾得盡其詞公
以是知鄂生冤篤思數日始鞠之先問臙脂訂約後有
知者否荅無之遇鄂生時別有人否亦荅無之乃喚生
上温語慰之生自言曾過其門但見舊鄰婦王氏與一
少女出某卽趨避過此並無一言吳公叱女曰適言別
無他人何以有鄰婦也欲刑之女懼曰雖有王氏與彼

答無之遇
鄂生時別
有人否亦
答言無之
是非問生
不可矣而
生非上堂
不知置詞
惟有戰慄
者邪溫語
慰之而後
得鄰婦王
氏粗浮人
未能辦此
也
一戲字引
出無限妙
緒笑人之

實無開涉公罷質命拘王氏數日已至又禁不與女通
立刻出審便問王殺人者誰王對不知公詐之曰臍脂
供言殺卞某汝悉知之胡得隱匿婦呼曰冤哉淫婢自
思男子我雖有媒合之言特戲之耳彼自引奸夫入院
我何知焉公細詰之始述其前後相戲之詞公呼女上
怒曰汝言彼不知情今何以自供撮合哉女流涕曰自
已不肖致父慘死訟結不知何年又累他人誠不忍耳
公問王氏既戲後曾語何人王供無之公怒曰夫妻在
牀應無不言者何得云無王供丈夫久客未歸公曰雖

愚伎已之
慧人情物
理皆從戲
字推測而
出
宿妓者必
無良士是
已然未必
遂能殺人
吳公之誤
在此

反覆疑思
鬼神來告

然凡戲人者皆笑人之愚以炫已之慧更不向一人言
將誰欺命桎十指婦不得已實供曾與宿言公於是釋
鄂拘宿宿至自供不知公曰宿妓者必無良士嚴械之
宿自供賺女是真自失履後未敢復往殺人實不知情
公怒曰踰牆者何所不至又械之宿不任凌藉遂以自
承招成報上無不稱吳公之神鐵案如山宿遂延頸以
待秋決矣然宿雖放縱無行故東國名士聞學使施公
賢能稱最又有憐才恤士之德因以一詞控其冤枉語
言愴惻公討其招供反覆疑思之拍案曰此生冤也遂

於室矣
問遺難得
之矣至已
忘其所而
日人婦門
時猶在神
中粗心者
將忽置之
未必能推
問宿介之
外矣即能
問此而使
供出屢挑
之人以及
有心於婦
而未發之
人將一
並拘之而

並械之乎
其中果有
殺人賊又
豈不能忍
受痛楚而
以毫無職
証之事還
肯帖然吐
實乎縱令
三木之下
彼亦承招
而依稀仿
佛之問不
惟人不之
信即已亦
未必坦然
無疑也既
得毛又得

請於院司移案再鞫問宿生鞋遺何所供言忘之但叩
婦門時猶在袖中轉詰王氏宿介之外姦夫有幾供言
無之公曰淫亂之人豈得專私一人供言身與宿介稚
齒交合故未能謝絕後非無見挑者身實未敢相從因
使指其人以實之供云同里毛大屢挑而屢拒之矣公
曰何忽貞白如此命榜之婦頓首出血力辯無有乃釋
之又詰汝夫遠出當無托故而來者曰有之某甲某乙
皆以借貸餽贈一二次入小人家蓋甲乙皆巷中游蕩
子有心於婦而未發者也公悉籍其名並拘之既集公

赴城隍廟使盡伏案前便謂羣夢神人相告殺人者不
出汝等四五人中今對神明不得有妄言如肯自首尚
可原有虛者廉得無赦同聲言無殺人之事公以三木
置地將並加之括髮裸身齊鳴冤苦公命釋之謂曰既
不自招當鬼神指之使人以旣禱悉幃殿窗令無少隙
祖諸囚背驅人暗中始投盆水一一命自盟訖繫諸壁
下戒令面壁勿動殺人者當有神書其背少間喚出驗
視指毛曰此真殺人賊也蓋公先使人以灰塗壁又以
烟煤濯其手殺人者恐神來書故匿背於壁而有灰色

托故而來
之甲乙籍
名拘集先
以神告驚
之復以自
首給之給
以三本並
加之而旋
釋之而又
結之給其
括髮裸身
使之不疑
而驚不驚
而驚戒合
而壁烟煤
灌手夫而
後鴻不離

予魚網李
不代夫桃
儒事雖假
以鬼神而
神明何以
加此人祇
贈炙公之
判語而豈
知其伯案
稱冤之後
費盡許多
心血哉

臨出以手護背而有烟色也公固疑是毛至此益信施
以毒刑盡吐其實列曰宿介蹈盆成括殺身之道成登
徒子好色之名祇緣兩小無猜遂野鴛如家雞之戀為
因一言有漏致得隴興望蜀之心將仲子而踰牆使如
鳥墮肩劉郎而入洞竟賺門開感輒驚麗鼠有皮胡若
此板花折樹土無行其謂何幸而聽病燕之嬌啼猶為
玉惜憐弱柳之憔悴未似鶯狂而釋么鳳於羅中尚有
文人之意乃切香盟於襪底甯非無賴之尤蝴蝶過牆
隔窗有耳蓮花卸瓣墮地無踪假中之假以生冤外之

冤誰信天降禍起桔槔至於垂亡自作孽盈斷頭幾於
不續彼踰牆鑽隙固有玷夫儒冠而僵李代桃誠難消
其冤氣是宜稍寬管扑折其已受之刑姑降青衣開彼
自新之路若毛大者刁猾無藉市井凶徒被鄰女之投
梭淫心不免伺狂童之入巷賊智忽生開戶迎風喜得
履張生之跡求漿值酒忘恩偷韓掾之香何意魄奪自
天魂攝於鬼浪乘槎木直八廣寒之宮逕泛漁舟錯認
桃源之路遂使情火息烟慾海波刀橫直前投鼠無
他顧之意寇窮安往急克起反噬之心穴壁八人家止

期張有冠而李借奪兵遺繡履逐教魚脫網而鴻離風
流道乃生此惡魔溫柔鄉何有此鬼蜮哉卽斷首領以
快人心臙脂身猶未字歲已及笄以月殿之仙人自應
有郎似玉原霓裳之舊隊何秋貯屋無金而乃感關雎
而念好逑竟纏春夢之夢怨櫻梅而思吉士遂離倩女
之魂爲因一綫纏縈致使羣魔交玉爭婦女之顏色恐
失臙脂惹鷺鷥之紛飛並名秋隼蓮鈎摘去難保一瓣
之香鐵限敲來幾破連城之玉嵌紅豆於骰子相思骨
竟作厲階我喬木於斧斤可憎才且成禍水葳蕤自守

幸白璧之無瑕綉綉苦爭喜銀叢之可覆嘉其八門之
拒猶潔白之情人遂其擲果之心亦風流之雅事仰彼
邑合作爾水人案旣結遐邇傳誦焉自吳公鞠後女始
知鄂生冤下堂相遇颯然含涕似有痛惜之詞而未可
言也生感其眷戀之情愛慕殊切而又念其出身微且
日登公堂爲干人所窺指恐娶之爲人媿笑日夜縈迴
無以自主判牒旣下意始安帖邑令爲之委禽送鼓吹
焉

異史氏曰甚哉聽訟之不可以不慎也縱能知李代爲

冤○誰○復○思○桃○僵○亦○屈○然○事○雖○暗○昧○必○有○其○間○要○非○審○思
研○察○不○能○得○也○嗚○乎○人○皆○服○哲○人○之○折○獄○明○而○不○知○良
工○之○用○心○苦○矣○世○之○屠○民○上○者○棋○局○消○日○紳○被○放○衙○下
情○民○艱○更○不○肯○一○勞○方○寸○至○鼓○動○衙○開○龜○然○高○坐○彼○曉
曉○者○直○以○桎○梏○靜○之○何○怪○覆○盆○之○下○多○沉○冤○哉○愚○山○先
生○吾○師○也○方○見○知○時○余○猶○童○子○竊○見○其○獎○進○士○子○拳○拳
如○恐○不○盡○小○有○冤○抑○必○委○曲○呵○護○之○曾○不○肯○作○威○學○校
以○媚○權○要○真○宣○聖○之○護○法○不○止○一○代○宗○匠○衡○文○無○屈○已
也○而○愛○才○如○命○尤○非○後○世○學○使○虛○應○故○事○者○所○及○嘗○有

名○士○入○場○作○寶○藏○興○焉○文○悞○記○水○下○錄○畢○而○後○悟○之○料
無○不○黜○之○理○作○詞○曰○寶○藏○在○山○間○誤○認○卻○在○水○邊○山○頭
蓋○起○水○晶○殿○瑚○長○峯○尖○珠○結○樹○顛○這○一○回○崖○中○真○跌○襟
船○漢○告○蒼○天○留○點○蒂○兒○好○與○友○朋○看○先○生○閱○文○至○此○和
之○曰○寶○藏○將○山○跨○忽○然○間○在○水○涯○樵○夫○漫○說○漁○翁○話○題
目○雖○差○文○字○卻○佳○怎○肯○放○在○他○人○下○常○見○他○登○高○怕○險
那○曾○見○會○水○滄○殺○此○亦○風○雅○之○一○斑○憐○才○之○一○事○也

牛醫

後漢黃憲傳憲世貧賤父為牛醫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固然若有所失

其母曰汝復從

畫虎

後漢馮援傳援書誠兄子曰效李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

牛醫兒來耶

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三木漢書司馬遷傳魏其侯衣赭衣關三木野鷺家雞晉書

庾翼書法與右軍者名右軍書後進爭求之切盟左

公十六年衛太子使五人與僵李代桃露井上李樹

根李樹桃僵鄰女投梭晉書謝鯤傳鄰家有美

之折其韓椽世說韓壽美姿容買充許山為椽壽通

香為外國所貢一著人則月不散充武帝唯賜

已及陳騫餘家無此疑壽與女通乃取有問得實

充祕之以春夢婆侯鯖集東坡在昌化負大瓢行歌

女妻壽田賦問一續婦年七十日丙翰昔

日富貴一場春夢東坡然鐵限尙書故事習永禪師

之人因呼嬌為春夢婆溫飛卿詞玲瓏骰子歇市

戶限為穿乃用鐵葉散子紅豆入骨相思知也無擲

裏之謂之為鐵門限散子紅豆入骨相思知也無擲

果晉潘岳傳岳美姿儀少時出洛陽道袖被放衙

婦人遇之者皆投以果遂滿車而歸袖被放衙

錄宋文端公為榆次縣令題詩衙鼓上云置向譙樓

一在搗搗多搗少不知他黃袖被裏曉眠熟探出頭

來道占鳳左傳第二十二年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及

筭見卷一委冰見卷三悵悵見卷三偵見卷三惡少

見卷二阿寶篝燈見卷一高嬌娜見卷一結舌見卷二吳公南

借江南武進鐵案如山見卷三名士阿寶見卷三學使施公

見卷首聊登徒子馬介甫兩小無猜見卷七得隴望

齋小傳將仲子而踰墻詩風冒劉郎而入洞即用

蜀見卷三香玉入天台事卷七翩翩西清詩話劉原父厥再婚歐

陽公叔以詩戲之日仙家子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

如

十

月忙洞裡桃花莫相感悅驚危詩召鼠有皮何至此

笑劉郎今是老劉郎姚合詩曉起柳枝猶為玉惜元好問香花

風一板花折樹姚合詩曉起柳枝猶為玉惜元好問香花

非宿昔蒼苔濁酒同天涯京師蘇軾詩桐花集

惜花如惜玉曉墻裏徹東西家蘇軾詩桐花集

西蜀有桐花鳥似鳳而小人謂之倒挂子先生梅詞

所謂倒挂綠毛是也張登朝野僉載劍南彭蜀

鳳季之儀云此鳥以十二月來日聞焚好香則收而

藏之羽翼間夜則張尾翼而倒挂以放香一名收香

倒挂又名探花使在極剽好集美人似上周亮工闕

中小說此鳥之大上如指重又何止幾錄豈能移向

金銀絕無冠安得似鳳乃知收香倒挂與桐花鳥自

兩種東坡之詠亦以桐花鳳形容之後人緣此詞遂

訛而為一耳余按東城羅浮山下詩云綠衣倒挂扶

桑曠自注嶺南有倒挂子綠毛紅喙如鷓鴣而小自

海東來非塵埃中物也夫既謂如鷓鴣則非桐花鳳

可知周說非誤也○按此無閑之蝴蝶過牆王駕詩雨

于本文以其說不同故並識之前初見花

間盡後全無葉底花蛺蝶紛見卷七狂童入

巷詩鄭風一之狂開戶迎風見卷五黃九郎求漿

也且○一未詳浪乘槎木直入廣寒之宮物博

值酒張鷟朝野僉載歲浪乘槎木直入廣寒之宮物博

志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濱者年年八月

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于查上多齋

穉乘槎而去十餘日中猶睹星月日辰後茫忽甚

亦不覺晝夜去十餘日奄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

嚴遙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驚問

日何由至此此人具說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

還至蜀都訪嚴君則知之竟不土岸因還如期後至

蜀問君平日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

是此人到天河時也○按乘槎或以為張騫事考唐

趙鄰因話錄曰漢書載張騫窮河源言其奉使之遠

趙鄰因話錄曰漢書載張騫窮河源言其奉使之遠

趙鄰因話錄曰漢書載張騫窮河源言其奉使之遠

趙鄰因話錄曰漢書載張騫窮河源言其奉使之遠

趙鄰因話錄曰漢書載張騫窮河源言其奉使之遠

實無天河之說張茂先用博物志祇三近世有人亦未著其姓名前輩詩住七有用張騫乘槎者未知所

本○廣寒宮見逕泛漁舟錯認桃源之路見卷三投

鼠無他顧之意見卷七急免起反噬之心僧無可詩

草頭鷹下半天○梁武帝責西豐張冠李借魚

侯正德謂匹馬奔忘志懷反噬

網鴻離詩邯風一之溫柔鄉見卷三鬼域詩小雅

一傳蛾一名射工俗呼為水弩月殿仙人見卷一勞

在水中含沙射人一名射人影詩魏風彼其之子

裳舞注○唐太宗詩有郎似玉詩魏風彼其之子

宮開萬仞一筆于等有郎似玉詩魏風彼其之子

傳玠風神秀爽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為玉人

○又世說裴令公有雋容儀脫冠冕粗服亂頭皆好

時人以爲玉人又謝晦美容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鬚

髮如漆時謝混風華爲江左第一常與晦俱在武帝

前帝日一時頓有兩玉人寬裳舊隊見卷一勞貯屋無金見卷八

主感閑睡而念好速詩周怨標梅而思吉士詩召倩

女魂見卷一蓮鈞見卷一一瓣香按諸禪開堂至弟

法所自則日此一連城玉見卷一可憎才直成禍水

可憎才見西廂記可憎者受極葳蕤見卷二仰彼邑

之薛也○禍水見卷九小翠葳蕤見卷二仰彼邑

宰按今公家文移以上行下皆用仰字出前漢孝文

帝紀詔定三恪禮儀體式亦仰議之注仰議猶言

議于朝也○姍笑見卷四委禽見卷二棋局消日唐

憎韻仰資也擬李遠刺杭州宣帝日吾聞遠說云長

遠傳合狐綯棋安能理人綯白詩人托此爲高與耳

一呵護見卷十二 宣聖見卷十二 宗匠會要慶歷一
南省主文者四五 司文郎年富弼上言
人皆兩制

雨錢

濱州秀才讀書齋中有款門者啟視則皤然一翁形貌甚古延之入請問姓氏翁自言養真姓胡實乃狐仙慕君高雅願其晨夕秀才故曠達亦不為怪遂與評駁古今翁殊博洽鏤花雕繡察於牙齒時抽經義則名理湛深尤覺非意所及秀才驚服留之甚久一日密祈翁曰君愛我良厚顧我貧若此君但一舉手金錢宜可立

嘯然者悔其悞認秀才為高雅也少間一笑戲弄秀才如耍孩童矣

致何不小周給翁嘿然似不以為可少閒笑曰此大易事但須得十數錢作母秀才如其請翁乃與其八密室中禹步作咒俄頃錢有數十百萬從梁間鏘鏘而下勢如驟雨轉瞬沒膝拔足而立又沒踈廣大之舍約深三四尺已來乃顧語秀才頗厭君意否曰足矣翁一揮錢即畫然而止乃相與扃戶出秀才竊喜自謂暴富頃之入室取用則滿室阿堵物皆為烏有惟母錢十餘枚寥寥尚在秀才失望盛氣向翁頗對其誑翁怒曰我本與君文字交不謀與君作賊便如秀才意只合尋梁上君

子交好方得老夫不能承命遂拂衣去

禹步帝王世紀禹病偏枯足不相過今所謂禹步也鏤花雕績絜於牙齒鏤花

見卷七八大王飛花絜齒注南史顏延之傳嘗問鮑照已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

可委君詩替鋪錦局見卷一阿堵物見卷七梁上君

列繡亦雕績滿眼嬌娜

雙燈

魏運旺益都之益泉人故世族大家也後式微不能供讀年二十餘廢學就岳業酷一夕魏獨臥酒樓上聞踏蹴聲魏驚起悚聽聲漸近尋梯而上步步繁響無何雙

婢挑燈已至榻下後一年少書生導一女郎近榻微笑

魏大愕怪轉知為狐髮毛森監俯首不敢睨書生笑曰

君勿見猜舍妹與有前因便合奉事魏視書生錦貂炫

目自慚形穢靦顏不知所對書生率婢子遺燈竟去魏

細瞻女郎楚楚若仙心甚悅之然慚慚不能作游語女

郎顧笑曰君非抱本頭者何作措大氣遽近枕席煖手

於懷魏始為之破顏拊衿相嘲遂與狎昵曉鐘未發雙

鬢即來引去復訂夜約至晚女果至笑曰癡郎何福不

費一錢得如此佳婦夜夜自投到也魏喜無人置酒與

何待說三字看得極

明白自然處得極冷淡

飲賭藏枚女子什有九贏乃笑曰不如妾約枚子君自猜之中則勝否則負若使妾猜君當無贏時遂如其言通夕為樂既而將寢曰昨宵金褥潛冷令人不可耐遂喚婢襪被來展布榻間綺縠香奩頃之緩帶交俛口脂游射真不數漢家溫柔鄉也自此遂以為常後半年魏歸家適月夜與妻話窗問忽見女郎華妝坐牆頭以手相招魏近就之女援之踰垣而出把手而告曰今與君別矣請送我數武以表半載綢繆之誼魏驚叩其故女曰姻嫁自有定數何待說也語吹至村外前婢挑雙燈

以待竟赴南山登高處乃辭魏言別魏留之不得遂去魏佇立傍徨遙見雙燈明滅漸遠不可觀快鬱而反是夜山頭燈火村人悉望見之

來也哭焉去也忽焉漢家溫柔鄉不敵耶郢黃梁一夢也雙燈導來雙燈引去直是雙眸之恍惚耳有緣塵不去無緣畱不在一部聊齋作如是觀上下古今俱作如是觀

形穢見卷二 措大見卷一 溫柔鄉見卷三 武見卷一

妾擊賊

益都西鄙之貴家某者富有巨金蓄一妾頗婉麗而蒙
室凌折之鞭撻橫施妾奉事之惟謹某憐之往往私語
慰撫妾殊未嘗有怨言一夜數十人踰牆人撞其屋扉
幾壞某與妻惶遽喪魄搖戰不知所爲妾起嘿無聲息
暗摸屋中得挑水木杖一拔關遽出羣賊亂如蓬蔭妾
舞杖動風鳴鉤響擊四五人仆地賊盡靡駭愕亂奔牆
急不得上傾跌啞啞亡魂失命妾拄杖於地顧笑曰此
等物事不直下手插打得亦學作賊我不汝殺殺嫌辱
我悉縱之逸去某大驚問何自能爾則妾父故槍棒師

妾盡傳其術殆不啻百人敵也妻尤駭甚悔向之迷於
物色由是善顏視妾妾終無纖毫失禮鄰婦或謂妾嫂
擊賊若豚犬顧奈何俛首受撻楚妾曰是吾分耳他何
敢言聞者益賢之

異史氏曰身懷絕技居數年而人莫之知而卒之捍患
禦災化鷹爲鳩嗚呼射雉旣獲內人展笑握槊方勝貴
主同卓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循分自安女其善爲養雖者歟然使終其身不遇賊
雖懷絕技其誰知之以此知風塵中埋沒英雄不少

射雉左昭公二十八年賈大夫取妻而美三年不握矢言不笑御以如皇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
槩唐書丹陽公主下嫁薛萬徹萬徹意甚公主羞不與同席者數月太宗聞之笑焉為置酒悉合他塔
與萬徹握槩賭所佩方陽不勝遂解賜之主喜命同
載以歸又北齊使恩倖傳世祖性好一相十開善于此戲後土以世祖願托深委杖之恒合士開與
太后握槩遂與太后通按十戲局也或云即今
之雙物色見卷一化鷹為鳩禮月合仲夏之月鷹化
陸鳩正日鷹則為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
也者非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故其言

捉狐射鬼

李公著明睢甯令襟卓先生公子也為人豪爽無餒卻
為新城王季良先生內弟先生家多樓閣往往觀怪異

裸裎亦足
而搜摸暗
而鬼物亦
不敢為害
固是氣壯
然其人亦

公常暑月寄宿愛閣上晚涼或告之異公笑不聽固命
設榻主人如請囑僕輩伴公寢公辭言喜獨宿生平不
解怪主人乃使炷息香於爐請衽何趾始息燭覆屏而
去公即枕移時於月色中見几上茗甌傾側旋轉不墮
亦不休公咤之鏗然立止若有人拔香炷炷搖空際縱
橫作花縷公起叱曰何物鬼魅敢爾裸裎下榻欲就捉
之以足覓牀下僅得一履不暇真搜赤足搥搖處炷頓
插爐竟寂無兆公俯身遍摸暗隙忽一物騰擊頰上覺
似履伏索之亦殊不得乃啟覆下樓呼從人執火以燭

必有正大處

雖啞然作
擲揄聲畢
竟不敢不
去小人情

空無一物。乃復就寢。既明。使數人搜屢。翻席倒榻。不知所在。主人為公易履。越日。得一仰首。見一履夾塞椽間。挑撥而下。則公履也。公益都人。僑居於淄之孫氏第。第蒸潤皆置閒曠。公僅居其半。南院臨高閣。止隔一堵。時見閣扉自啟。閉公亦不置念。偶與家人話於庭。閣門開。忽有一小人。面北而生。身不盈三尺。綠袍白襪。眾指顧之。亦不動。公曰：此狐也。急取弓矢對閣。欲射。小人見之。啞然作擲揄聲。遂不復見。公捉刀登閣。且罵且搜。竟無所覩。乃返。異遂絕。公居數年。安安無恙。公長公友三為

態可哂

余如家其所目觀

異史氏曰：予生也晚。未得奉公杖履。然聞之父老。大約慷慨剛毅丈夫也。觀此二事。大概可觀。浩然中存鬼狐。何為乎哉。

李公著明 襟直先生 王季良先生 請往何趾

見卷五大 暗陬 見卷六 僑居 見卷三 擲揄 見卷一 勞力將軍 官菱粥 聶小倩 擲揄 山道士

無恙 見卷二 球兒

鬼作筵

杜秀才九晚內人病。會重陽。為友人招作茱萸會。早興。

既曰兒婦
應卽死矣
何以來勾
致者以哀
乞饒送而
遂允之果
爾則四人
得財賣放

罪無可逃
而司事者
於人生死
之大而夢
夢乃爾亦
惡得無罪

盟已告妻所往冠服欲出忽見妻昏憤絮絮若與人言
杜異之就問臥榻妻輒兒呼之家人心知其異時杜有
母柩未殯疑其靈爽所憑杜祝曰得毋吾母耶妻罵曰
畜產何不識爾父杜曰既爲吾父何乃歸家崇兒婦妻
呼小字曰我始爲兒婦來何反怨恨兒婦應卽死有四
人來勾致首者張懷玉我萬端哀乞甫能得允遂我許
小餽送便宜付之杜如言於門外焚錢紙妻又言曰四
人去矣彼不忍違吾面目三日後當泊具酬之爾母老
龍鐘不能料理中饋及期尙煩兒婦一往杜曰幽明殊

途安能代庖望父恕宥妻曰兒勿懼去去卽復返此爲
渠事當毋憚勞言已卽真然良久乃甦杜問所言茫不
記憶但曰適見四人來欲捉我去幸阿翁哀請且解囊
賂之始去我見阿翁雖被拘餘二錠欲竊取一錠來作
餽口計翁窺見叱曰爾欲何爲此物豈爾所可用耶我
乃歛手未敢動杜以妻病革疑信參半越三日方笑語
間忽瞪目久之語以爾婦基會曩見吾白金便生覬覦
然大要以貧故亦不足怪將以婦去爲我敦庖務勿慮
也言甫畢奄然竟斃約半日許始醒告杜曰適阿翁呼

我去謂曰不用爾操作。我烹調自有人。祇須堅坐指揮。足矣。我真中喜豐滿。諸物饌都覆器外。切宜記之。我諾至厨下。見二婦操刀砧於中。俱紺帔而綠緣之。呼我以嫂。每盛炙於盤。必請覘視。羹四人都在筵中。進饌既畢。酒具已列。器中翁乃命我還。杜大愕異。每語同人。

銚南史梁廬陵王傳。嗣子應不慧。見內庫金銚。問左右。此可食否。采真會。風士記以重陽相會。

登山飲菊花酒。謂之登高會。又云。一一杜崇。見卷甫詩。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一一子細看。一賈

克治具。見卷一。龍鍾。見卷二。代庖。見卷三。病革。見卷一。陸判。龍鍾。聶小倩。紅玉。葉生。

閻羅

蔡蕪秀才。李中之性直諒。不阿。每數日輒死去。儼然如尸。三四日始醒。或問所見。則隱秘不洩。時邑有張生者。亦數日一死。語人曰。李中之閻羅也。余至陰司。亦其屬曹。其門殿對聯。俱能述之。或問李昨赴陰司何事。張曰。不能具述。惟提勘曹探管二十。異史氏曰。阿瞞一案。想更數千閻羅矣。畜道劍山種種具在。宜得何罪。不勞掘取。乃數千年不決。何耶。豈以臨刑之囚。快於速割。故使之求死不得耶。異已。

王漁洋云。中州有生而為河神者。曰黃大王。鬼神以

生人爲之此理不可曉

翰林學士錢公某每日午後卽偃臥雞鳴始醒人問之亦不肯洩道光元年都中疫京宮亦聞有死者公於年前微洩之其家人言公自言日有輿馬來迎至一署堂扉宏敞列公案四公居其一鞠獄時雖戚友亦若不相識者余曾與公同席問冥間所最忌者何事公曰刀山劍獄皆爲惡人設之我輩士大夫家凡事皆當備以自惕亦懷刑之道也卽殺生一件亦宜慎問前輩如設筵宴客豈能不殺生答曰正謂不可

多設筵宴也萬不可已亦只從市頭購已宰割者較之自殺稍覺心安孟子言君子遠庖厨卽此意耳其家人又言公宜備官衙爲陝西監察御史

黃太

池北偶談
子每瞑目久之
者河南人生爲河神有妻

事者以其時地劫之果有覆舟者皆不爽李目成灌大梁使人劫之往初決河水輻池泛溢不入汴城自成怒欲殺之水乃大入始賊未攻沐一日黃對客慘沮不樂問之曰賊將借吾水灌汴京奈何未幾自成果至王至順治中尚在

寒月英渠

濟南道人者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氏冬夏惟著一

單帽衣繫黃絲別無褲襦每用半梳梳髮卽以齒銜髻際如冠狀日赤腳行市上夜臥街頭離身數尺外冰雪盡鎔初來輒對人作幻劇市人爭貽之有井曲無賴子遺以酒求傳其術弗許遇道人浴於河津驟抱其衣以脅之道人揖曰請以賜還當不吝術無賴者恐其締固不肯釋道人曰果不相授耶曰然道人默不與語俄見黃絲化爲蛇圍可數握繞其首丈七匝怒目昂首吐舌相向某大愕長跪色青氣促惟言乞命道人乃竟取絲絲竟非蛇另有一蛇蜿蜒入城去由是道人之名益著

縉紳家聞其異招與遊從此往來鄉先生門司道俱耳其名每宴集輒以道人從一日道人請於水面亭報諸憲之飲至期各於案頭得道人速客函亦不知所由至諸客赴宴所道人偃傷出迎旣入則空亭寂然榻几未設咸疑其妄道人顧官宰曰貧道無僮僕煩借諸扈從少代奔走官宰其諾之道人於壁上繪雙扉以手搥之內有應門者振管而起其趨觀望則見憧憧者往來其中屏幔牀几亦復都有卽有人一一傳送門外道人命史胥輩接列亭中且囑勿與內人交語兩相授受惟顧

而笑頃刻陳設滿亭窮極奢麗既而旨酒散馥熱炙騰
薰皆自壁中傳遞而出座客無不駭異亭故背湖水每
六月時荷花數十頃一望無際冥時方凌冬窗外茫茫
惟有烟綠一官偶歎曰此日佳景可惜無蓮花點綴眾
俱唯唯少頃一青衣吏奔白荷葉滿塘矣一座盡驚推
窗眺矚果見彌望青葱間以齒符轉瞬間萬枝千朵一
齊都開朔風吹來荷香沁腦羣以爲異遣吏人蕩舟采
蓮遙見吏人入花深處少間返棹白手來見官詰之吏
曰小人乘舟去見花在遠際漸至北岸又轉遙遙在南

蕩中道人笑曰此幻夢之空花耳無何酒闌荷亦凋謝
北風驟起摧折荷蓋無復存矣濟東觀察公甚悅之攜
歸署日與狎玩一日公與客飲公故有家傳良醞每以
一斗爲率不肯其浪飲是日客飲而甘之固索傾釀公
堅以旣盡爲辭道人大笑謂客曰君必欲滿老饕索之貧
道而可客請之道人以壺入袖中少頃出遍斟坐上與
公所存更無殊別盡懼始罷公疑焉入視酒瓶則封固
宛然而空無物矣心竊愧怒執以爲妖筭之杖纔加公
覺股暴痛再加斃肉欲裂道人雖聲嘶堵下觀察已血

吉嘶堵下
血殷坐上

安得徧傳
此法以酬
天下之挾
嫌而誣管
入者

殷坐上乃止不答遂令去道人遂離濟不知所往後有
人過於金陵衣裝如故問之笑不語

傾釀世說何充字次道能飲酒雅為劉惔所重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 鄉先生

見卷十 水生 水面亭道園學古錄李洞居大明湖上作天

徑 偃 儂見卷一 青衣見卷一 蘭 舊見卷四 約 夢 空 花

釋典徒勞把捉 老 簷蘇軾賦蓋聚物之 殷音輕

青 鳳

陽武侯

陽武侯薛公祿薛家島人父薛公最貧牧牛鄉先生家

先生有荒田公牧其處輒見蛇克鬪草莽中以為異因

請於主人為宅兆構茅而居後數年太夫人臨蓐值雨

驟至適二指揮使奉命稽海出其途避雨戶中見舍上

鴉鵲羣集競以翼覆漏處異之既而翁出指揮問適何

作因以產告又詢所產曰男也指揮又益駭曰是必極

貴不然何以得我兩指揮護守門戶也咨嗟而去侯既

長垢面垂鼻涕殊不聰穎島中薛姓故隸軍籍是年應

翁家出一丁口比遼陽翁長子深以為憂時侯十八歲

人以太敢生無與為婚忽自謂兄曰大哥啾啾得毋以

產後腹震
越十五年
而生男子
古僅見

遺戍無人耶。曰然。笑曰。若肯以婢子妻我。我當任此役。兄喜。卽配婢侯。遂攜室赴戍。所行方數十里。暴雨忽集。途中有危崖。夫婦奔避其下。少間雨止。始復行。纔及數武。崖石崩墮。居人遙望。兩虎躍出。逼附兩人。而沒。侯自。此勇健非常。丰采頓異。後以軍功封陽武侯。世爵至天。崇間襲侯某公。薨無子。止有遺腹。因暫以旁支代。凡世家輩進御者。有娠卽以上聞。官遣媼伴守之。既產。乃已。年餘。夫人生女。產後腹猶震動。凡十五年。更數媼。又生男。應以嫡派賜爵。旁支誤之。以為非薛產。官收諸媼械。

詰百端皆無異言。爵乃定。

鴉鵲覆翼。指揮守門。貴人誕生。恒多異兆。顧何以垢面垂涕。幼而不聰。必至危崖崩虎逼附。而後勇健非常。丰采頓異。耶。豈兩人皆兩虎之所化耶。抑天有以葆其真。翰其光。不欲使之輕洩耶。

薛公祿

公膠州人。建文時有靖難師之功。初行六軍中。呼曰薛六。既責乃更名祿。永樂初營建北

京。公董其事。後征胡虜。宜德初復從征武定州。鄉先立戰功。進太保。陽武侯。卒。追封鄭國公。諡忠武。

生

見卷十。臨孳。見卷三。

太憨生

見卷二。

武陸判

腹

見卷三。樂仲。

繆而定定
而永名稱
其實至死
不變矣
如此詩人
是早已死
者特四肢
至今方厥
耳

使酒罵座
到此時此
地亦怕人
耶
貢生何爲
使平日無

取怨神怒
之行即不
貢生人亦
無如我何
也顛昏忤
眾犯上觸
怒神靈即
大於貢生
亦顛酒無
賴子耳况
乃貢生
醉至於死
乃生平之
所樂求者
又何必悲

酒狂

繆永定江西拔貢生素酗於酒戚黨皆畏避之偶適族
叔家繆爲人滑稽善諷客與語悅之遂其酣飲繆醉使
酒罵座忤客客怒一座大譁叔以身左右排解繆謂左
袒客又益遷怒叔無計奔告其家人來扶粹以歸纔
置牀上四肢盡厥撫之奄然氣盡繆死有卓帽人繫去
移時至一府署縹碧爲瓦世間無其壯麗至墀下似欲
伺見官宰自思我罪伊何當是客訟鬪毆回顧卓帽人
怒目如牛不敢問然自度貢生與人角口或無大罪忽

堂上一吏宣言使訟獄者翼日早候於是堂下人紛紛
籍籍如鳥獸散繆亦隨卓帽人出更無歸著縮首立肆
簷下卓帽人怒曰顛酒無賴子日將暮各去尋眠食爾
何往繆戰慄曰我且不知何事並未告家人故毫無資
斧庸將焉歸卓帽人曰顛酒賊若酷自啗便有用度再
支吾老拳碎顛骨子繆垂首不敢聲忽一人自戶內出
見繆詫異曰爾何來繆視之則其母舅舅賈氏死已數
載繆見之始恍然悟其已死心益悲懼向舅涕零曰阿
舅救我賈顧卓帽人曰東靈非他屈臨寒舍二人乃入

此等輩未
有見之而
不怒者特
恨不能如
大玉之立
時梓將去
耳
十六七歲
時便能三
盃後喃喃

尊人疵過
門深罵

賈重揖卓帽人且囑青眼俄頃出酒食團坐相飲賈問
舍甥何事遂煩勾致卓帽人曰女王駕詣浮羅君遇令
顛嘗使我梓得來賈問見王未曰浮羅君會花子案
駕未歸又問阿甥將得何罪答言未可知也然大王頗
怒此等輩繆在側聞二人言釵釵汗下盃箸不能舉無
何卓帽人起謝曰叨盛酌已徑醉矣即以令甥相付託
駕歸再容登訪乃去賈謂繆曰甥別無兄弟父母愛如
掌上珠常不忍一訶十六七歲時三盃後喃喃尋人疵
小不合輒搥門裸罵猶謂穉齒不意別十餘年甥了不

性而成之可
長進今且祭何繆伏地哭惟言悔無及賈曳之曰舅在
此業酷頗有小聲望必合極力適飲者乃東靈使者舅
常飲之酒與舅頗相善大王曰萬幾亦未必便能記憶
我委曲與言免以私意釋甥去或可允從即又轉念曰
此事擔負頗重非十萬不能了也繆謝銳然自任諾之
繆即就舅氏宿次日卓帽人早來覘望賈請間語移時
來謂繆曰諧矣少頃即復來我先罄所有用壓契餘待
甥歸從容湊致之繆喜曰其得幾何曰十萬曰甥何處
得如許賈曰只金幣錢紙百提足矣繆喜曰此易辦耳

數載不見
其德更常
有進翁何
見事之晚

待將停午。阜帽人不至。繆欲出市上少遊。曠買囑勿遠蕩。諾而出。見街里買販一如人閤。至一所棘垣峻絕。似是囹圄。對門一酒肆。紛紛者往來。頗夥。肆外一帶長溪。黑潦湧動。莫測深淺。方時足窺探。聞肆內一人呼曰。繆君何來。繆急視之。則鄰材翁生。故十年前文字交。趨出握手。懽若平生。卽就肆內小酌。各道契濶。繆慶幸中。又逢故知。傾懷盡醕。酣醉頓忘其死。舊態復作。漸絮絮取疵翁。翁曰。數載不見。復爾耶。繆素厭人。道其酒德。聞翁言。益憤擊桌。頓罵翁。睨之。拂袖竟出。繆追至溪頭。粹翁

也。顛酒賊當
以利刃刺
其膝穿其
脛。刺其心
頭。肉然後
以洩穢之
黑水灌其
侯。果其腹
使之常爲
醉鬼。而日
日沈溺於
中。方爲痛
快。只恐此
一蒂黑。溪
容不了。許
多酒鬼。

帽翁怒曰。是真妄人。乃推繆。顛墮溪中。溪水殊不甚深。而水中利刃如麻。刺穿脇。脛。堅難動。搖痛徹骨髓。黑水半雜。洩穢。隨吸入喉。更不可過岸。上人觀笑如堵。並無一引援者。時方危急。賈忽至。望見大驚。提攜以歸。曰。子不可爲也。死猶弗悟。不足復爲人。請仍從東靈受斧鑕。繆大懼。泣言知罪矣。賈乃曰。適東靈至。侯汝爲券。汝乃飲蕩不歸。渠忙迫不能待。我已立券付千緡。合去餘者。以旬盡爲期。子歸宜急措置。夜於村外曠莽中。呼鼻名焚之。此願可結也。繆悉應之。乃促之行。送之郊外。又囑

吐醉人所
 嘔無不合
 人掩鼻安
 知其不從
 黑溪中痛
 飲來耶
 死時貪命
 蘇後貪財
 負心人所
 言亦似有
 理其如自
 家不能進
 德何
 死猶弗悟
 故悲復作
 罵盡天下

妄人

曰必勿食言。累我乃示途令歸。時繆已僵臥三日。家人
 謂其醉死。而鼻氣隱隱如懸絲。是日蘇。大嘔嘔出黑瀝
 數斗。臭不可聞。吐已汗涇。裊身始涼爽。告家人以異
 旋覺刺處痛腫。隔夜成瘡。猶幸不大潰腐。十日漸能杖
 行。家人其乞償。負繆計所費。非數金不能辦。頗生吝
 惜。曰曩或醉夢之幻境耳。縱其不然。伊以私釋我。何敢
 復使冥主知。家人勸之不聽。然心惕惕然不敢復縱飲。
 里黨咸喜其進德。稍稍與其酌。年餘冥報漸忘。志漸肆
 故狀亦漸萌。一日飲於子姓之家。又罵主人座。主人擯

斥出闔戶。逕去。繆噪踰時。其子方知。將扶而歸。入室面
 壁長跪。自投無數。曰便償爾負。言已仆地。視之氣已絕
 矣。

浮羅 雲笈七籤太上老君托胎于洪氏之 掌珠 列仙傳許

遜母夢金鳳 街 滑稽 見卷五 使酒罵座 見卷七八大

珠墮掌上而生 滑稽 資斧 見卷一勞 支吾 見卷十三王桂菴

左祖 見卷四 東靈 見卷四葛巾 青眼 見卷四 了不長

老拳 見卷六 亭午 見卷一 固圉 見卷二 酒德

進 見卷六 券 見卷四 書無逸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酏于一。哉傳酌謂之

一者德有凶有吉。韓子所謂道與德為虛位是也。

食言

見卷五 子姓 見卷三 仇大娘 大男

武技

李超字魁吾淄之西鄙人豪爽好施僧一僧來托鉢李飽啗之僧甚感荷乃曰吾少林出也有薄技請以相授李喜館之客舍豐其給旦夕從學三月藝頗精意得甚僧問汝益乎曰益矣師所能者我已盡能之僧笑叩李試其技李乃解衣唾手如猿飛如鳥落騰躍移時詡詡然驕人而立僧又笑曰可矣子既盡吾能請一角低昂李忻然即各交臂作勢既而支撐格拒李時時踣僧環

拾其糟粕
遂自鳴得
意曰道在
是矣使試
之鮮有不
蹉跌為不
嘲笑者曲
藝且然况

聖人之道乎

忽然技癢
又忘仰跌
丈餘時矣
真能事者
自能解事
必不驕人
必不妄動

僧忽一脚飛擲李已仰跌又餘僧撫掌曰子尚未盡吾能也李以掌致地慚沮請教又數日僧辭去李由此以武名遨遊南北罔有其對偶適歷下見一少年尼僧弄藝於場觀者填溢尼告眾客曰顛倒一身殊大冷落有好事者不妨下场撲為戲如是三言眾相顧迄無應者李在側不覺技癢意氣而進尼便笑與合掌繞一交手尼便呵止曰此少林宗派也即問尊師何人李初不言固詰之乃以僧告尼拱手曰慈和尚汝師耶若爾不必較手足願拜下風李請之再四尼不可眾從惠之尼

是箇中人不知會
人意不肯會
意駢指而
削其股猶
是但相會
意耳

處處到
處喫虧
處出醜
處到

乃曰既是慈師弟子同是箇中人無妨一戲但相會意
可耳李諾之然以其文弱故易之又少年善勝思欲敗
之以要一日之名方頗頗間尼即遽止李問其故但笑
不言李以為怯因請再角尼乃起少間李騰一蹶去尼
駢五指下削其股李覺膝下如中刀斧蹶仆不能起尼
笑謝曰孟浪迂客幸勿罪李昇歸月餘始愈後年餘僧
復來為述往事僧驚曰汝大鹵莽惹他何為幸先以我
名告之不然股已斷矣

王漁洋先生云此尼亦殊踪跡詭異不可測 又云

拳勇之技少林為外家武當張三峰為內家三峰之
後有閩中人王宗宗傳温州陳州同州同明嘉靖間
人故今兩家之傳盛於浙東順治中王來咸字征南
其最著者靳人也兩窗無事讀李超事始末因識於
後漁洋書 征南之徒又有僧耳僧尾者皆僧也

少林 明都穆游嵩山記丁寺在少室山北麓後魏時孝文為胡僧跋陀建堅瓠集隋大業中天下大亂流賊萬人將近一寺僧議散走有火工老頭陀云爾等勿憂老僧一棒掃盡象笑其妄頭陀即持短棒衝賊鋒當之者辟易皆遠避不敢入寺遂選少壯僧入百餘授棍法而去蓋緊那羅佛現身也至今拳法猶唾手 史記公孫瓚白天下兵起稱一去謂可一而決九州耳 格拒見

今之騙局
亦夥矣以
人謀之已
人爲之理
不可不
測窺小鳥
情知而此
何人謀不
代前而身
其問而知
矣

王汾濱言其鄉有養八哥者教以語言甚狎習出游必與之俱相將數年矣一日將過絳州去家尚遠而資斧已罄其人愁苦無策烏云何不售我送我王邸當得善價不愁歸路無費也其人云我安忍烏言不妨主人得價疾行待我城西二十里大樹下其人從之攜至城相問荅觀者漸衆有中貴見之聞諸王王召入欲買之其人曰小人相依爲命不願賣王問烏汝願住否荅言願住王喜烏又言給價十金勿多予王益喜立畀十金其人故作懊恨狀而出王與烏語應對便捷呼肉啖之食

五白撫掌見卷七歷下濟南府志城在府城西蓮教梅女史記晉平公伐齊戰于左傳僖十五年此尼僧見卷三技癢見卷一願拜下風年羣臣敢在下孟浪見卷四卑見卷一齒恭莊子則陽篇耕而而報子注輕脫荷且也又君張三峯未詳萬爲政焉勿一注猶粗率也張三峯姓統譜張一不知何許人洪武初至太和山修煉結菴玉虛宮經書一覽即成誦寒暑惟一箸笠日行千里靜則瞑目旬日所啖升斗轍盡或辟穀數月自若也洪武二十六年九月二十日自言辭世留頌而逝民人揚軌山等置棺歛訖臨窆發視之復生後入蜀見蜀王又入武當承樂中遺使尋訪不遇時稱張仙云○按志異作三峯此作三手且第言其靈跡未言其精于拳勇也而既云入武當則又似爲習者俟再考

確鴿

既○能○作○計
而○復○以○從
容○出○之○使
人○不○疑○此
可○為○念○秧
之○祖

已○鳥○曰○臣○要○浴○王○命○金○盆○貯○水○開○籠○令○浴○浴○已○飛○簷○間
梳○翎○抖○羽○尚○與○王○喋○喋○不○休○頃○之○羽○燥○翩○颺○而○起○操○音
聲○曰○臣○去○呀○顧○盼○已○失○所○在○王○及○內○侍○仰○面○咨○嗟○急○覓
其○人○則○已○渺○矣○後○有○往○秦○中○者○見○其○人○攜○鳥○在○西○安○市
上○畢○載○積○先○生○記

王○漁○洋○云○可○與○鸚○鵡○秦○吉○了○同○傳

王○汾○濱

八○哥

本草一鳥身首俱黑兩翼下各有白點飛則見如書八字俗謂之八哥

○幽明錄五月五日剪其舌端令圓教令學語能人言
○負暄雜錄南唐李主諱煜改一一為一一亦日八
八○資○斧見卷一勞 中○貴見卷七 畢○載○積○先○生見卷二
見○資○斧山道士 祝○翁

商三官

故○諸○葛○城○有○商○士○禹○者○土○人○也○以○醉○譎○忤○邑○豪○豪○嗾○家
奴○亂○捶○之○鼻○歸○而○斃○焉○二○子○長○曰○臣○次○曰○禮○一○女○曰○三
官○年○十○六○出○閣○有○期○以○父○故○不○果○兩○兄○出○訟○經○歲○不○得
結○壻○家○遣○人○參○母○請○從○權○畢○姻○事○母○將○許○之○女○進○曰○焉
有○父○尸○未○寒○而○行○吉○禮○彼○獨○無○父○母○乎○壻○家○聞○之○慚○而
止○無○何○兩○兄○訟○不○得○直○負○屈○歸○舉○家○悲○憤○兄○弟○謀○鬻○父
尸○張○再○訟○之○本○三○官○曰○人○被○殺○而○不○理○時○事○可○知○矣○天
將○為○汝○兄○弟○專○生○一○閻○羅○包○老○耶○骸○骨○暴○露○於○心○何○忍

光明正大
見理既真
私情自然
斷絕
時事可知
四字宛抑
之氣充塞
九州六合

然必如商
三官者方
可爲是言
不然知天
不能爲我
生一閣羅
包老亦將
飲泣吞聲
已耳時事
固可知子
道復何如
乎

給奉殷勤
可以強爲

矣二兄服其言乃葬父葬已三官夜遁不知所往母慚
怍唯恐壻家聞不敢告族黨但囑二子冥冥偵察之幾
半歲杳不可尋會豪誕辰招優爲戲優人孫淳攜二弟
子往執役其一王成姿容平等而音詞清徹羣贊賞焉
其一李玉貌韻秀如好女呼令歌辭以不稔強之所度
曲半雜兒女俚謠合座爲之鼓掌孫大慚白主人此子
從學未久祇解行觴耳幸勿罪責卽命行酒玉往來給
奉善觀主人意向豪悅之酒闌人散留與同寢玉代豪
拂榻解履殷勤周至醉語狎之但有展笑豪益惑之盡

道諸僕去獨留玉玉俟諸僕出闔扉下鍵焉諸僕就別
室飲移時聞廳事中格格有聲一僕住覘之見室內冥
黑寂不聞聲行將旋踵忽有響聲甚厲如懸重物而斷
其索亟問之並無應者呼衆排闥入則主人身首兩斷
玉自經死繩絕墮地上梁間頸際殘梗儼然衆大駭傳
告內闈羣集莫解衆移玉口於庭覺其襪履虛若無足
解之則素烏如鉤蓋女子也益駭呼孫淳研詰之淳駭
極不知所對但云玉月前投作弟子願從壽主人實不
知所自來以其服凶疑其商家刺客暫以二人邏守之

展笑中不
露殺氣則
神明不可
測矣

殺仇只用
虛寫神氣
已足

凜凜然有
生氣至今
讀之我亦
敬若神明

女貌如玉撫之肢體温軟二人竊謀注之一人抱尸轉側方將緩其結束忽腦如物擊口血暴注頃刻已死其一大驚告衆衆敬若神明焉且以告郡郡官問臣及禮並言不知但妹亡云已半載矣俾往驗視果二官官奇之判二兄領葬勅豪家勿讐異史氏曰家有女豫讓而不知則兄之爲丈夫皆可知矣然三官之爲人卽蕭蕭易水亦將羞而不流況碌碌與世沉浮者耶順天下閨中人買絲繡之其功德當不減於奉壯繆也

王漁洋云龐娥謝小娥得此鼎足矣

龐娥

魏志龐涓傳外祖趙安爲同縣李壽所殺涓舅兄弟三人同時病死母憐傷父讐不報乃俾車

袖劍刺壽于都亭詣縣自謝小娥有志操許嫁投居首日父讐已報請就刑

貞父與居頁同爲賈爲盜申春申蘭所殺小娥跪服爲男子托備申家斬蘭有大呼捕賊鄉人擒春哉乃

削髮故諸葛城卑見卷一閻羅包老宋史包拯字爲尼故諸葛城卑見卷一閻羅包老宋史包拯字

爲御史時危言頗論權貴欲迹童稚婦女皆鼓掌見知其名京師吾曰闕節不到有

二班聽事見卷三排闥巧娘豫讓見卷八蕭蕭易

水國策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丹祖送干易水上高漸離擊筑荆軻歌宋如意和之日風一兮一

去不復還買絲繡之君有酒惟燒趙州士壯繆

見卷一
考城隍

西僧

西僧自西域來一赴五臺一卓錫泰山其服色言貌俱與中國殊異自言歷火餓山山童童氣熏騰若爐竈凡行於兩後心凝目注輕跡步履之候蹶山石則飛騰灼焉又經流沙河河中有水晶山削壁插天際四面莹澈似無所隔又有隘可容單車二龍交角對口把守之過者先拜龍龍許過則口角自開龍色白鱗鱗皆如晶然僧言途中歷十八寒暑矣離西域者十有二人至中

國僅存其二西士傳中國名山四一泰山一華山一五臺一落伽也相傳山上徧地皆黃金觀音文殊猶生能至其處則身便是佛長生不死聽其所言狀亦猶世人之慕西士也倘有西游人與東渡者中途相值各述所有富必相視大笑兩免跋涉矣

佛在心頭能盡人心即是佛心必履其地以求之是不能解佛所說義也不住色不住相以法求以音聲求且猶不可況以徧地黃金而生慕心哉

五臺

廊道元水經注溥池水西注丁山北其山五
亦巍然故號一一〇寰宇記一一山在代州道

經以為柴府山靈記一山有四埵去臺各一百二十里據古經所載今北臺即是中臺中臺即是南臺大黃尖即是北臺梅姥山即是西臺漫天石卓錫見卽是東臺相傳交殊見于南臺號為南埵

三道上落伽一名佛峯山或謂梅福煉丹于此旁有棲鶴性善財若潮音洞乃觀音大士化現處觀音文殊河沙諸佛體皆同如何有種七名字師云從耳根源名為一一從眼根返源名為一一從心根返源名為普賢一一是佛無緣大慈一一是佛妙觀察智首賢是佛無為妙行

泥鬼

余鄉唐太史濟武數歲時有表親某相携戲寺中太史童年磊落膽氣最豪見廡中泥鬼睜瑠璃眼甚光而巨

鬼亦勢利
專欺弱人

愛之陰以指挾取懷之而歸既抵家某暴病不語移時忽起厲聲曰何故挾我睛誤叫不休眾莫之知太史始言所作家人乃祝曰童子無知戲傷尊目行奉還也乃大言曰如此我便當去言訖仆地遂絕良久而甦問其所言茫不自覺乃送睛仍安鬼匣中

異史氏曰登堂索睛士偶何其靈也顧太史挾睛而何以遷怒於同遊蓋以玉堂之貴而且至性觥觥觀其上青北闕榻袖雨山神且憚之而泥鬼乎

唐大史名夢賚字濟武號嵐亭別號狗岩淄川人軍籍順治戊子舉人乙丑進士授庶吉上八年

授秘書院檢討罷歸卜築城之東南隅王樵蘭室舊地中有志壑臺林皇閣書餘亭牛山橋嬉春臺四桐齋諸勝著有志上偶見卷一王堂前滢揚雄傳歷金壑堂詩集行世妖術門上一有日矣

夢溪筆談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承明金鑿殿皆在其間季宗謬翰苑雜記太宗皇帝御書飛日署四字淳化三年賜今在本院一門

至性觥觥後漢郭憲一州道

郭子橫注

夢別

王春李先生之祖與先叔祖玉田公交最善一夜夢公至其家黯然而語問何來曰僕將長往故與君別耳問何之曰遠矣遂出送至谷中見石壁有裂罅便拱手作

別以背向罅逡巡倒走入呼之不應因而驚寤及明以告太公敬一旦使備弔具曰玉田公捐舍矣太公請先探之信而後弔之不聽竟以素服往至門則提旛挂矣嗚呼古人於友其死生相信如此喪輿待巨卿而行豈妄哉

巨卿後漢書獨行傳范式字巨卿與汝南張劭為友以某日死當以某時葬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悟馳往赴之未至而喪已發引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此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而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因執王春李先生名憲字王春崇紳而引柩于是乃前

治丙戌進士

王田公

名生汝字澄甫萬曆乙酉舉人

孝豐縣知縣

名思豫性方嚴與兄同居始終無間猶子

其戚某守舍某賂僅取二十餘金理之為彼夫王孟
夏所發公出他金賞孟夏而以原金與某曰吾久欲
汝作家因猶未果向以乞負僧而藏之不謹何
也○涪川志乃濟南志皆載其因附識于此 捐舍

史記蘇秦傳秦
陽君一館

蘇仙

高公明圖知郴州時有氏女蘇氏浣衣於河河有巨石
女踞其上有苔一縷緣滑可愛浮水漾動遷石三匝女
視之心動既歸而娠腹漸大母私詰之女以情告母不

能解數月竟舉一子欲寘隘巷女不忍也藏諸櫃而養
之遂矢志不嫁以明其不二也然不夫而孕終以為羞
兒至七歲未嘗出以見人兒忽謂母曰兒漸長幽禁何
可長也去之不為母累問所之曰我非人種行將騰霄
昂壑耳母泣詢歸期答曰待母屬續兒始來去後倘有
所需可啟藏兒櫃索之必能如願言已拜母徑去出而
望之已杳矣女告母母大奇之女堅守舊志與母相依
而家益落偶缺農炊仰屋無計翁憶見言往啟櫃果得
米賴以舉火由是有求輒應踰三年母病卒一切葬具

皆取給於櫝既葬女獨居三十年未嘗窺戶一日隣婦
乞火者見其兀坐空閨語移時始去居無何忽見彩雲
繞女舍亭亭如蓋中有一人盛服立審視則蘇女也迴
翔久之漸高不見鄰人其疑之窺諸其室見女靚莊疑
坐氣則已絕衆以其無歸議為殯殮忽一少年人丰姿
俊偉向衆申謝鄰人向亦竊知友有子故不之疑少年
出金葬母植二桃於墓乃別而去數步之外足下雲生
不可復見後桃結實甘芳居人謂之蘇仙桃樹年年華
茂更不衰朽官是地者每攜實以餽親友

取苑三皇三身四

聳壑昂霄

唐書房喬傳高孝基名知人謂裴矩曰僕觀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當為國器但恨

不見其聳

高公明圖

詩大雅

人種

世說阮仲容先幸姑

鮒卑婢姑當遠移仲容自造之日

屬續

見卷二祝翁

仰屋

見卷一舉

火靚莊

見卷四

單道士

韓公子邑世家有單道士工作劇公子愛其術以為座
上客單日與人行坐輒忽不見公子欲傳其法單不肯
公子固懇之單曰我非恡吾術恐壞吾道也所傳而君
子則可不然有借此以行竊者矣公子固無慮此然或

欲傳其法
已不存君
子之心矣
濟惡宜淫

刑部三皇三身四

四十一

直是當面
揭其隱微
老羞交怒
道士合受
牛鞭

出見美麗而悅隱身八人圍闕是濟惡而宜注也不敢
從命公子不能強而心怒之陰與僕輩謀撻辱之恐其
遁匿因以細灰布交場上思左道能隱形而履處必有
印迹可隨印處急擊之於是誘單往使人執牛鞭立撻
之單忽不見灰上果有履迹左右亂擊頃刻已迷公子
歸單亦至謂諸僕曰吾不可復居同勞服役今且別當
有以報袖中出旨酒一盛又探得有一簋並陳几上陳
已復探凡十餘探案上已滿遂邀眾飲俱醉一一仍內
袖中韓聞其異使復作劇單於壁上畫一城以手推搥

城門頓闢因將囊衣篋物悉擲門內乃拱別曰我去矣
躍身入城城門遂合道士頓杳後聞在青州市上教兒
童畫墨圈於掌逢人戲拋之隨所拋處或面或衣圈輒
脫去落印其上又聞其善房中術能令下部吸燒酒盡
一器公子嘗面試之

左道 見卷一
陸判

五殺大夫

河津暢體元字汴玉為諸生時夢人呼為五殺大夫喜
為佳兆及遇流寇之亂盡剝其衣閉置空室時冬月寒

甚暗中摸粟得數皮護體僅不至死質明視之恰符五
數啞然自笑神之戲已也後以明經授維南知縣

五殺大夫

爾雅疏黑羊牝者曰殺○楚國先賢傳百里奚字井伯楚國人少仕于虞為大夫晉

欲假道于虞以伐虢諫而不聽奚乃去之說苑秦穆公使買人載鹽于虞諸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羊皮穆

公覘鹽怪其牛肥問其故對曰飲食以時使之不暴是以肥也公合有司沐浴衣冠之公孫支讓其卿位

號曰一一一○史記秦本紀晉獻公滅虞虢虞比君與其大夫百里奚既虜百里奚以為秦穆公夫人

勝于秦百里奚亡秦在苑楚人執之繆公問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及使人謂楚曰吾勝臣

百里奚在焉請以五殺羊皮贖之楚遂許與之繆公授之國政號曰一一一○朱竹垞云孟子百里奚

自鬻于秦養牲者得五羊之皮食牛趙岐注人言百里奚自賣五殺之皮奚人養牛自賣句載五殺羊皮

為人養牛益言衣此食牛也朱子集註云人言其自賣于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殆言

因自鬻得五羊之皮解者遂疑鬻身正得五羊皮非也

也灰屨歌云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又曰西人秦五殺皮然則奚益服五羊之皮人秦者初五羊為裘

毛之最豐而賤者所服也曩容代州言之李孔德孔德不以為然偶讀范處義詩補傳羔羊之詩曰素釋

絲必以五言益合五羊之皮為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為其飾也百里奚衣五羊之皮為秦養牲益彷彿

制古之羔裘其制其精養牲者被五羊之皮益賤者之服而召南在位之君子亦服之非節儉而何史記

云百里奚亡秦走苑楚鄙人執之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勝臣百里奚在

焉請以五殺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益百里奚在秦五殺其素所破繆公慮楚不信故以其所衣之衣

與之不然則五殺微物楚人豈貪之乎太原閻百里好駁正註疏之失作孟子割記因書此質焉並以寄孔德○按此說甚似有理附識于此以備參考

如晉書新平錄百里奚與野獸

中摸索

見卷九
天宮

黑獸

聞李太公敬一言某公在瀋陽宴集山顛俯瞰山下有
虎銜物來以爪穴地瘞之而去使人探所瘞得死鹿乃
取鹿而虛掩其穴少間虎導一黑獸至毛長數寸虎前
驅若邀尊客既至穴獸眈眈蹲伺虎探穴失鹿戰伏不
敢少動獸怒其誑以爪擊虎額虎立斃獸亦逕去
異史氏曰獸不知何名然問其形殊不大於虎而何延
頸受死懼之如此其甚哉凡物各有所制理不可解如

揣其肥瘠
而志之而
裂食之而
之下忙殺
多少巨狼

獬最畏狻遙見之則百十成羣羅而跪無敢遁者凝睛
定息聽狻至以爪徧揣其肥瘠肥者則以片石誌顛頂
獬戴石而伏悚若木雞惟恐墮落狻揣誌已乃次第按
石取食餘始開散余嘗謂貪吏似狻亦且揣民之肥瘠
而志之而裂食之而民之敢有聽食莫敢喘息蚩蚩之
情亦猶是也可哀也夫

李太公敬一

見前
夢別

獬最畏狻至按石取食

陸佃云狻
尾作金色

俗謂金線狻狻一名狻獬也楚人謂之沐猴甚愛
其尾毛柔長可藉古制官二品狻坐不言食猴食猴
者名石狻見異物類苑黃山志盧狄似穿山甲而無
鱗嗜猿及蜂每呼羣猿至羅跪于下擇肥者以木葉

覆其頂木雞見卷七
而食之促織

鄂都御史

鄂都縣外有洞深不可測俗呼閻羅天子署其中一切
獄具皆借人工柱桎朽敗輒擲洞口邑宰卽備新者易
之經宿失所在供應度支載之經制明有御史行臺華
公按及鄂都聞其說不以為信欲入洞以決其惑人輒
言不可公弗聽秉燭而人以一役從深抵里許燭暴滅
視之階道潤卽有廣殿十餘間列坐尊官袍笏儼然惟
東首空一坐尊官見公至降階而迎笑問曰至矣乎別

來無恙否公問此何處所尊官曰此冥府也公愕然告
退尊官指虛坐曰此爲君坐那可復還公益懼固請寬
宥尊官曰定數何可逃也遂檢一卷示公上注云某月
日某以肉身歸陰公覽之戰慄如濯冰水念母老子幼
泣然涕流俄有金甲神人捧黃帛書至羣拜舞啟讀已
乃賀公曰君有回陽之機矣公喜致問曰適接帝詔大
赦幽冥可爲君委折原例耳乃示公途而出數武之外
冥黑如漆不辨行路公甚窘苦忽一神將軒然而入赤
面長髯光射數尺公迎拜而哀之神人曰誦佛經可出

言已而去。公自計經咒多不記憶。惟金剛經頗曾習之。遂乃合掌而誦。頓覺一線光明。映照前路。忽有遺忘之句。則眼前頓黑。定想移時。復誦復明。乃始得出。其二從人則不可聞矣。

王漁洋云。闍羅天子廟在鄧都南門外平都山上。上帝即王方平洞。亦無他異。但山半有九蟒御史廟。神甚獯惡。事亦荒唐。

鄧都鄧都縣志木根行臺見卷十三無恙見卷
漢日平都隋日 | | 縣地 于前溪 三珠
見金甲神人見卷一 武見卷一王方平神仙傳王 苑
畫壁 陸判 遠字方平

唐見卷十
一小梅

大人

長山李孝廉質君詣青州途中遇六七人。語音類燕審。視兩頰俱有瘕。大如錢。異之。因問何病。之同客自述。舊歲客雲南。日暮失道。入大山中。絕壑巉巖。不可得出。谷中有大樹一章。條數尺。綿綿下垂。蔭廣畝餘。諸客計無所之。因其繫馬。解裝旁樹棲止。夜既深。虎豹鴟鴞次第。擗動。諸客抱膝相向。不能寐。忽見一大人來。高以丈計。客團伏。莫敢息。大人至。以手攬馬而食。六七匹頃刻都。

見前未見
覺意以人

貫魚以人
聞所未聞
見所未見

盡既而折樹上長條捉人自穿顛如貫魚狀貫訖提行
數步條轟折有聲大人似恐墮落乃屈條之兩端壓以
巨石而去客覺其去遠出佩刀自斷貫條負痛疾走未
數武見大人又導一人俱來客懼伏叢莽中見後來者
更巨至樹下往來巡視似有所求而不得已乃聲啁啾
似巨鳥鳴意甚怒蓋怒大人之給已也因以掌批其頰
大人偃僕順受無敢少爭俄而俱去諸客始倉皇出荒
窟良久遙見嶺頭有燈火羣趨之至則一男子居石室
中客入環拜兼告所苦男子曳令坐曰此物殊可恨然

我亦不能箝制待舍妹歸可與謀也居無何一女子荷
兩虎自外入問客何得至諸客趨叩而告以故女子曰
久知兩箇爲孽不圖凶頑至此當卽除之於室中出銅
鏈重三四百觔出門遂逝男子煮虎肉饗客肉未熟食
子已返曰彼見我欲遁追之數十里斷其一指而還因
以指擲地大如脛股焉衆駭極問其姓氏卽亦不言少
間肉熟食創痛不食女以藥屑徧糝之痛頓止既而女
子送客至樹下行李俱在各負裝行十餘里經昨夜鬪
處女子指示之石窪中殘血尚存盆許出山女子始別

而返

李孝廉質君

名斯義康熙戊辰進士由廣吉士授御史在臺八年清慎持大體歷遷福建巡撫

按先生官中丞非孝廉也戊辰為章見卷三武康熙二十七年意此時尚未捷南官與章保佳

見卷一陸判批頰見卷七偃僕見卷二行李見卷三

柳秀才

明季蝗生青兗間漸集於沂沂令憂之退臥署幕夢一

秀才來謁峩冠綠衣狀貌儉偉自言禦蝗有策詢之荅

云明日西南道上有婦跨碩腹牝驢子蝗神也哀之可

免令異之治負出邑南伺良人果有婦高髻褐帔獨控

天地鬼神無有不愛民者官能憂民感而遂通矣

老蒼衛緩蹇北度卽燕香捧卮酒迎拜道左捉驢不令

去婦問大夫將何為令便哀懇區區小治幸憫脫蝗口

婦曰可恨柳秀才饒舌洩吾密機當卽以其身受不損

木稼可耳乃盡三卮斃不復見後蝗來飛蔽天日然不

落禾田但集楊柳過處柳葉都盡方悟秀才柳神也或

云是宰官憂民所感誠然哉

王漁洋云柳秀才有大功德於沂沂雖百世祀可也

治具見卷一陸判衛見卷一饒舌見卷八荷花三娘子

董公子

斷頭復續
死而生者

不自知使
之自言其
罪則元兇
授首報應
昭然聖德
神威無以
加此

青州董尚書可畏家庭森肅內外男女不敢通一語一
日有婢及僕調笑於中門之外爲公子所窺怒叱之各
奔而去及夜公子偕僮臥齋中時方盛暑室門洞敞更
既深僮聞牀上有聲甚厲方驚醒月影中見前僕提一
物出門去以其家人故弗深怪遂復寐忽聞靴聲訇然
一偉丈夫赤面長髯似壽亭侯像提一人頭入僮懼蛇
行入牀下但聞牀上支支格格如振衣如摩腹移時始
罷靴聲又響乃去僮伸頸漸出見櫺上有曉色以手捫
牀上著衣粘溼嗅之血腥大呼公子公子方醒告而火

之血盈枕席大駭不得其故忽有官役叩門公子出見
之役愕然但言怪事詰之告曰適衙前一人神色迷罔
大聲自言曰我殺主人矣衆見其衣有血汚執而白之
官審知爲公子家人彼君已殺公子埋首於開廟之側
往驗之穴土猶新而首則無之公子駭異趨赴公庭其
人卽前狎婢者也因述其異官甚惶惑重責而釋之公
子不欲結怨於小人以前婢配之令去積數日其鄰堵
者夜聞僕房中一聲震響者崩裂急赴呼之不應排闥
入視見夫婦及寢牀皆截然斷而爲兩木肉上俱有削

痕似一刀所斷者開公之靈跡最多益未有奇於此者也

董尚書可畏按尚書名可威字嚴甫號葆元益都人萬歷乙未進士仕至工部尚書此作可

畏疑李自詩不知誰家調笑子一來相確壽亭侯通鑑漢獻帝建安五年曹操拔

訛程皇敦云開將軍某洵漢下不擒開某封為漢米元成漢考縣名在犍為史稱費補遇害于漢壽劉禹錫亦云漢

而以壽亭為封邑誤以照烈功進表其首列衛日前將軍漢一開某若以漢為國名不當錯置于戎

名之下然予考之本傳曹操表封帝為漢刺顏良之後此建安五年與袁紹相拒于官渡時也

蜀之漢壽縣本廣漢郡之葭萌縣先主始改為漢壽昭烈之稱帝在建安二十五年之後則帝所封之漢

壽豈即費禕之會諸侯之漢壽耶皇敦執此以証漢壽非矣意當時別有所謂漢壽者遂舉以封而今不

可考矣按古者有國侯有郡侯有縣侯有鄉侯有亭侯亭即十里之亭亭侯侯之微者猶之闕內

亭侯有爵秩而食邑也開帝時于禁封益壽亭侯賈詡封魏壽亭侯宋胡三省注魏壽亭名推此則漢

壽之漢非漢魏之漢明矣自元人作演義有降漢不降曹之說妄謂刻印無漢字公不受加漢字乃受之

此無稽之甚者猶不思此時開曹同為漢臣公何嘗逆知曹後日之為魏公魏王濂自別為漢乎又如晉

玉鎮惡以復河洛功賜爵漢壽子豈得亦謂為漢巨耶今一之稱概見之先正文集中是皆昧正史

而信稗乘也又宋許觀東齋記事紹興中洞庭漁人獲一印方二寸制甚古獻于官辨其文乃

印四字疑必開帝所佩也遂留長沙官庫守庫吏見印上有光烟回白于官乃遣人送荆門開聖祠光怪

遂絕淳熙四年王臬寺僧將獻之東官印函而未發或光烟四起眾皆驚愕遂不復獻據此則

一印

如晉志是所平古始生 四九

非漢一印也何以神之阿護而百世不忘耶洪容齋謂一印乃後人鑄于廟中所見非止一處想當然矣○按漢壽凡有三處四川葭萌縣先主改爲漢壽在建安二十五年之後其非帝所封必以胡廣武陸縣寔漢義郡之密縣後漢之臨沅縣順帝改爲漢壽至晉仍之後漢地理志與晉地理志皆名漢壽而晉良史傳潘京字世長武陵漢壽人也三國吳潘濬武陵漢壽人此則順帝所改建安五年去之未遠或卽此乎名勝志載荊州有漢壽城又云古荊州刺史治有漢壽亭卽曹操表封關某處此爲近之但操何以知公之著勳于荆襄而預以名之則天寔爲之矣荆存而公與俱存公亡而荆與俱亡楊用修云漢爲代名加以壽延炎祥四十餘年或亦非偶耳

冷生

平城冷生少最鈍年二十餘未能通一經後忽有狐來

規矩方肅
忽聞笑聲
怒之宜矣
執事代白
其顛則何
妨聞其文
而叩其故
文果精妙

與之燕處每聞其終夜語卽兄弟詰之亦不肯泄一字如是多日忽得狂易病每爲文時得題則閉門枯坐少時譁然大笑往鏡之則手不停草而一藝成矣旣而脫稿文思精妙是年入泮明年食餼每逢場作笑響徹堂壁由此笑生之名大諫幸學使退休不聞後值某學使規矩嚴肅終日危坐堂上忽聞笑聲怒執之將以加責執事官代曰其顛學使怒稍息釋之而黜其名從此伴狂詩酒著有顛草四卷超拔可誦

異史氏曰閉門一笑與佛家頓悟時何殊哉大笑成文

卽譁然與
之大笑矣
不可者此
學使未免
迂拘未免
托大

亦一快事何至以此褫革如此主司甯非悠悠

昔學師孫景夏先生往訪友人至其窗外不聞人語

但聞笑聲啾然頃刻數作意其與人戲耳入視則居

之獨也怪之始大笑曰適無事黠溫笑談耳邑宮生

者家畜一驢性蹇劣每途逢徒行之客拱手謝曰適

忙遽不遑下驢勿罪言未已驢已蹶然伏道上屢試

不爽宮大慚恨因與妻謀使僞作客自乃跨驢而周

於庭向妻拱手作遇客語驢果伏便以利錐毒刺之

適有友人相訪方欲歛關聞宮言於內曰不遑下驢

勿罪少頃又言之因大怪異叩扉而問其故以實告
相與捧腹此二則可附冷生之笑以傳矣

頓悟見卷四金和孫景夏先生見卷三諸捧腹見卷

司文
郎

狐懲注

某生者購新第常患狐凡一切服物多爲所毀又時以
塵土置湯餌中一日有友過訪值生他適至暮不歸生
妻備饌具供客已而僮婢啜食餘餌生素不羈好蓄媚
藥不知何時狐以藥置粥中婦食之覺有腦麝氣問婢

於斯時也
某生殆哉
岌岌乎佻
脫不羈好
蓄房中藥
者聽之

婢蒼不知食訖覺慾餒上熾不可暫忍強自遏抑燥渴
愈急等思家中無可存者獨有客在遂往叩齋客問其
誰實告之問何作不答客謝曰我與若夫道義交不敢
爲此獸行婦尚流連客叱曰某兄文章品行被汝喪盡
矣隔窗唾之婦大慚乃退因自念我何爲若此忽憶椀
中香得毋媚藥耶檢包中藥果狼籍滿架盜璞中皆是
也稔知冷水可解因就飲之頃刻心下清醒愧耻無以
目容輾轉既久更漏已殘愈恐天曉無以見人乃解帶
自經婢覺救之氣已漸絕辰後始有微息客夜間已遁

當頭棒喝
回首是岸
彼知改矣
狐遂絕矣

生睡後方歸見妻臥問之不言但含清涕婢以狀告大
驚苦詰之妻遣婢去始以實陳生歎曰此我之淫報也
於卿何尤幸有良友不然何以爲人遂從此痛飭往行
狐亦遂絕

異史氏曰居家者相戒勿蓄鴉鴉從無有戒不蓄媚藥
者亦猶之人畏兵刃而狎牀第也嘗知其毒有甚於砒
鳩者哉顧蓄之不過以媚內耳乃至見嫉於鬼神況人
之縱淫有過於蓄藥者乎

某生赴試自郡中歸日已暮攜有蓮實菱藕八屋並

置几上又有藤津偽器一事水浸盎中諸鄰人以其
新歸攜酒登堂生倉猝置牀下而出合內子經營供
饌與客薄飲飲已人內急燭牀下盎水已空問婦婦
曰適與菱藕並出供客何尚尋也生回憶看中有目
條雜錯舉座不知何物乃失笑曰癡婆子此何物事
可供客耶婦亦疑曰我方怨子不言烹法其狀可醜
又不知何名只得糊塗攪切耳生乃告之相與大笑
今某生貴矣相狎者猶以為戲

狼藉

見卷一
蓋皮

漏

見卷一
妖術

鳩

見卷四
葛巾

牀第

見卷一
俠女

山市

奘山山市邑八景之一也然數年恒不一見孫公子禹
年與同人飲樓上忽見山頭有孤塔聳起高插青真相
顧驚疑今近中無此禪院無何見宮殿數十所碧瓦飛
蕩始悟為山市未幾高垣睥睨連亘六七里居然城郭
矣中有樓若者堂若者坊若者廡若在日以億萬計忽
大風起塵氣莽然城市依稀而已既而風定天清一切
烏有惟危樓一座直接霄漢樓五架窗扉皆洞開一行
有五點明處樓外天也層層指數樓愈高則明漸少數

至八層。裁如星點。又其上則黯然縹緲。不可計其層次矣。而樓上人往來屑屑。或凭或立。不一狀。踰時樓漸低。可見其頂。又漸如常樓。又漸如高舍。倏然如拳如豆。遂不可見。又聞有早行者見山上人煙市肆。與世無別。故又名鬼市云。

狀山市可作一幅奇文。看忽然危塔孤聳。忽然碧瓦飛甍。忽然城郭連亘。戩空而來。超拔可喜。中間樓若者堂若者坊若者。以億萬計。填實飽滿。喬麗堂皇。忽而大風吹去。城市依稀。則填實中仍是空中落想。不

著跡相既而掃除一切危樓一座。天外飛來縹緲虛無。是空是色。然後返虛入渾。化實為虛。色相皆空。筆墨俱化為烟雲。飛去文境之妙。此為天下奇觀。

免羊志

山市淄川志山在縣西十五里南坡禹王山北去為明山舊有烟火臺今寢有

類海市云。明嘉靖二十一年。縣令張公其協皆僚屬。諸臺使者。經山南麓。天方黎明。忽見城樓峻整。松柏蒼秀。人物往來。其間烟霞鬱麗。窈窕映層岩。象花奇觀。移時乃滅。後高封公鴻儒孫貢士。談齡皆見之。所言相類云。○按余讀淄川志。崂山市張孔繡先生。跋趙夢友先生金昆皆有記。張見于康熙。丁卯。趙見于康熙。壬午。知山市見之者屢矣。不獨高封公孫貢士也。邑八景之一也。淄川志淄邑八景崑崙疊翠孝水登清文廟台松神林峻塔蘇相石

橋鄭公書院萬山樵唱豐源牧歌○按八景中無煥
山山市邑志云禪林塔毀已久後易以龍橋疏兩今
橋又壞矣則山市孫公子萬年名琰臨淄川人授貢
或為後之所易與生定州同知兵部尚
書之解子通政左思左都賦長于延屬啤睨劉
司瑯齡弟也姓五注堯棟也啤睨熙
釋名城上垣日十一言其于空
中十一非常也○按一作坤塊

孫生

余鄉孫生者娶故家女辛氏初入門為窮袴多其帶渾
身糾纏甚密拒男子不與其榻牀頭常設錐簪之器以
自衛孫屢被刺剜因就別榻眠月餘不敢問鼎即白晝
相逢女未嘗假以言笑同窗共知之私謂孫曰夫人能

飲否荅云少飲某戲之曰僕有調停之法善而可行問
何法曰以迷藥入酒給使飲焉則惟君所欲矣孫笑之
而陰服其策良詢之醫家敬以酒煮烏頭置案上入夜
孫釃別酒獨酌數觥而寢如此三夕妻終不飲一夜孫
臥移時視妻猶寂坐孫故作鼾聲妻乃下榻取酒煨爐
上孫竊喜既而滿引一盃又復酌約至半杯許以其餘
仍內壺中拂榻遂寢久之無聲而燈煌煌尙未滅也疑
其尙醒故大呼錫槩鎔化矣妻不應再呼仍不應白身
往視則醉睡如泥啟衾潛入層層斷其縛結妻固覺之

娶婦如此
殊難為情
亦難為計
難為力

不能動亦不能言任其輕薄而去既醒惡之投繯自縊
孫夢中聞喘吼聲起而奔視舌已出兩寸許大驚斷索
扶榻上踰時始蘇孫自此殊恨厭之夫婦避道而行相
逢則各俯其首積四五年不交一語妻或在室中與他
嬉笑見夫至色則立變凜如霜雪孫嘗寄宿窟中恒經
歲無歸時即強之歸亦而壁移時默然即枕而已父母
甚憂之一日有尼至其家見媼及加贊譽母亦不言但
有浩歎尼詰其故具以情告尼曰此易與耳母喜曰倘
能回婦意當不靳酬也尼窺室無人耳語曰請購春宮

一頓三日後為若厭之尼既去母從其教購以待之三
日尼果來囑曰此須慎密勿令夫婦知乃剪下圖中人
又鍼三枚艾一撮並以素紙包固外繪數畫如蚓狀使
母賺婦出竊取其枕開其縫而投之已而仍合之返歸
故處尼乃去至晚母強子歸宿傭媼知其情竊往伏聽
三更將殘聞婦呼孫小字孫不答少間婦復語孫厭氣
作惡聲質明母入其室見夫婦面首相背知尼之術誣
也呼子於無人處慰諭之孫聞妻名便怒切齒母怒罵
之不顧而去越日尼來告之罔效尼大疑媼因述所聽

作兩制之法果皆奇驗易此而觀尼之罪不少

尼笑曰前言婦憎夫故偏厭之今婦意已轉所未轉者男耳請作兩制之法必有驗母從之索子枕如前緘置訖又呼令歸寢更餘猶聞兩榻上皆有轉側聲時作咳嗽若不能寐久之聞兩人在一牀上唧唧語但隱約不可辨將曙猶聞戲笑吃吃不絕媼以告母母喜尼厚餽之孫由是琴瑟合好今各二十餘矣生一男兩女十餘年從無口角之事同人私問其故笑曰前此顧影生怒後此聞聲而喜自亦不解其何心也

異史氏曰移憎而愛術不亦神哉然能令人喜者亦能

令人怒術人之神正術人之可畏也先哲云六婆不入門有見矣夫

窮袴漢書上官后傳宮人皆為窮袴多其帶服皮曰有前後襠不得交通也

娘狗聲見卷二醉如泥見卷四投繯見卷四尼見卷三大

男情音張畫厭之前漢杜鄴傳注吃吃見卷一

能令人喜者亦能令人怒世說髯叅軍短主簿六婆

輟耕錄三姑謂尼姑道姑卦姑謂才婆媒婆師婆度婆藥婆穩婆

沂水秀才

沂水某秀才課業山中夜有二美人入含笑不語各以

以此試秀
才其術最
善特恐更
有俗者並
金巾而內
之奈何

長袖拂榻相將坐衣輒無聲少間一美人起以白綾巾
展几上上有草書三四行亦未審其何辭一美人置白
金錠可三四兩許秀才綴內袖中美人取巾握手笑出
曰俗不可耐秀才捫金則烏有矣麗人在坐投以芳澤
置不顧而金是取是乞兒相也尚可耐哉狐子可見雅
態可想

可兒

世說桓溫經王敦墓望之日一一可兒

乞兒

相撫言薛逢晚年嘗乘羸馬赴朝值新進

士綴行而出團所輩見逢行李蕭然前日迴避新郎君逢遣一介日報莫貧相阿婆三年少年時也曾東抹來

死僧

某道士雲游日暮投止野寺見僧房扃閉遂藉蒲團跌
坐廊下夜既靜聞啟闈聲旋見一僧來渾身血污自中
若不見道士道士亦若不見之僧直入殿登佛座抱佛
頭而笑久之乃去及明視室門扃如故怪之入村道所
見眾如寺發局驗之則僧殺死在地室中席篋掀騰知
為盜劫疑鬼笑有因其驗佛首見腦後有微痕剜之內
藏三十餘金遂用以葬之

異史氏曰諺有之財連於命不虛哉夫人儉嗇封殖以

子所不知誰何之人亦已癡矣况僧並不知誰何之人而無之哉生不肯享死猶顧而笑之財奴之可歎如此佛云一交將不去惟有業隨身其僧之謂夫

雲遊見卷八 肩見卷一 跌坐見卷一 封殖見卷六

牛飛

邑人某購一牛頗健夜夢牛生兩翼飛去以為不祥疑有喪失牽市口損價售之以巾裏金纏臂土歸至半途見有鷹食殘兔近之甚馴遂以巾頭繫股臂之鷹屢擺撲把捉稍懈帶金騰去某每謂定數不可逃而不知不

疑夢不貪拾遺走者何遽能飛哉

鏡聽

益都鄭氏兄弟皆文學士大鄭早知名父母嘗過愛之又因子並及其婦二鄭落拓不甚為父母所懽逐惡次婦至不齒禮冷暖相形頗存芥蒂次婦每謂一鄭等男子耳何遂不能為妻子爭氣遂搢笏與同宿於是二鄭感憤勤心銳思亦遂知名父母稍稍優顧之然終殺於兄次婦望夫甚切是歲大比竊於除夜以鏡聽下有二人初起相推為戲云汝也涼涼去婦歸吉凶不可解亦

快心語聞
之可療鬱
悶症

置之闈後。兄弟皆歸。時暑氣猶盛。兩婦在厨下炊飯餉。耕其熟正苦。忽有報騎登門。報大鄭捷。母入厨喚大婦。曰：大男中式矣。汝可涼涼去。次婦忿惻泣且炊。俄又有報二鄭捷者。次婦力擲餅杖而起。曰：儂也涼涼去。此時中情所激。不覺出之於口。既而思之。始知鏡聽之驗也。異史氏曰：貧窮則父母不子。有以哉。庭幃之中。固非憤激之地。然二鄭婦激發。男兒亦與怨望無賴者殊不同。科投杖而起。真千古之快事也。

落拓

見卷一 嬌娜

芥蒂

蒂與蒂同。前漢賈誼傳細故。何足以疑。注芥蒂小顛也。按一

一之蒂顏師古音黨。唐韻諸書皆丑邁切。古人必有所據。未可非也。

大比 見卷二 阿寶

鏡聽

却環記 一咒曰竝光類。儂終逢協吉。先覓一古鏡。錦囊盛之。獨向灶神。勿令人見。隻手捧鏡。誦咒七次。

出聽人言。以定吉凶。又閉目信足走七步。開眼照鏡。隨其所照。以合人言。無不驗也。貧窮則父

母不子 國策蘇秦曰 富貴則親戚畏懼

牛痘

陳華封蒙山人。以盛夏煩熱。枕藉野樹下。忽一人奔波而來。首著圓領。疾趨樹陰。据石為座。揮扇不停。汗下如流。瀦陳起坐。笑曰：若除圍領不履。可涼。客曰：脫之易。再著難也。就與傾談。頗極蘊藉。既而曰：此時無他。想但得

冰浸良醞一道冷芳度下十二重樓暑氣可消一牛陳
笑云此願易遂僕當為君償之因握手曰寒舍併邇請
卽迂步客笑而從之至家出藏酒於石洞其涼震齒客
大悅一舉十觥日已就暮天忽雨於是張燈於室客乃
解除領巾相與磅礴語次見客胸後時漏燈光疑之無
何客酩酊眠榻上陳移燈竊窺之見耳後有巨穴瑤大
數道厚膜間兩如櫺櫺外莖革垂蔽中似空空駭極潛
抽簪撥膜覘之有一物狀類小牛隨手飛出破窗而
去益駭不敢復撥方欲轉步而客已醒驚曰子窺見吾

一有私心
不第窮無
靈而且二
百蹄蹶倒
斃殆盡然
則世之有

隱矣放牛瘰出將復奈何陳拜詰其故客曰今日若此
尙復何諱實相告我六畜瘟神耳適所縱者牛瘰恐百
里內牛無種矣陳故以養牛為業聞之大恐拜求術解
客曰余且不免於罪其何術之能解惟苦參散最效其
廣傳此方勿存私念可也言已謝別出門又掘土堆壁
龕中曰每用一合亦效拱手卽不復見居無何牛果病
瘟疫大作陳欲專利秘其方不肯傳惟傳其弟弟試之
神驗而陳自啖牛殊無效有牛二百蹄蹶倒斃殆盡
遺老牝牛四五頭亦逡巡就死中心懊惱無所用力忽

奇方而不
背輕獲於
人者謹防
神罰且二
不獲降無
一官以心

憶龕中掬土念未必效姑妄投之經夜牛乃盡起始悟
藥之不靈乃神罰其私也後數年牝牛繁育漸復其故

十二重樓元奧集何謂十二重樓曰白奔波見卷三

人旁稊至壇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合使人視之

則解衣槃一羸君曰是真能書說文丁十一醉

者也注槃一其踞也羸與裸同醅也喪陽見童歌

日夕倒載歸跡見卷四

一十無所知跡見卷四

周二

泰安張太華富吏也家有狐擾不可堪遣制罔效陳其
狀於州尹尹亦不能為力時州之東亦有狐居村民家

人其見之一白髮叟云與居人通弟問一如人世禮自

言行二都呼之胡二翁適有諸生謁尹聞道其異尹為

吏策使往問叟時東村人有作隸者吏訪之果不誣便

與俱往即隸家設筵招胡胡至揖讓酬酢無異常人吏

因告以所求胡言我故恣之但不能為君効力僕友人

周三僑居岳廟宜可降伏當代求之吏喜欠抑申謝胡

臨別與吏約明日張筵於岳廟之東吏如其教胡果導

周至周虬髯鐵面服袴褶飲數行向吏曰適胡二弟致
尊意事已盡悉但此輩實繁有徒不可善諭難免用武

請卽假館君家微勞所不敢辭吏聞之自念去一狐得一狐是以暴易暴也旂移不敢卽應周已知之曰得無相畏耶我非他比且與君有夙緣請勿疑吏諾之周又囑明日偕家人闔戶坐室中幸勿譁吏旣歸悉聽教言俄聞庭中攻擊刺鬪之聲踰時始定啟關出視血點點盈階土墀中有小狐首數枚夫如椀琰焉又視所除舍則周危坐其中拱手笑曰蒙重託妖類已蕩滅矣自是館於其家相見如主客焉

僑居

見卷二
聶小倩

褻褶
見卷四
晚霞

劉姓

邑劉姓虎而冠者也後去淄居沂習氣不除鄉人咸畏惡之有田數畝與苗某連隴苗勤田畔多種桃桃初實子往禁摘劉怒驅之搯爲已有子啼而告諸父父方駭怪劉已詬罵在門且言將訟苗笑慰之怒不可解忿而去時有同邑李孛石作典商於沂劉持狀入城適與之遇以同鄉故相熟問作何幹劉以告李笑曰子聲望衆所其知我素識苗某甚平善何敢古騙將毋反言之耶乃碎其辭紙曳入肆將與調停劉恨恨不已竊肆中筆

橫占人物
據爲己有
當時得意
後日鑄鼎
中儘勾受
用也

借其自言
歷歷如繪
不啻現身
說法也人

必能改過
乃肯自認
過不是一
番痛悔如
何向李言
身死專爲
訟桃一事
他日與人
爭聞李言
而止若劉
者今之君
子愧之

以此制官
殺虎亦有

復造狀藏懷中期以必告未幾苗至細陳所以哀李爲之解免言我農人半世不見官長但得置訟數株桃何敢執爲己有李呼劉出告以退讓之意劉猶指天畫地叱罵不休苗惟和色卑辭無敢少辯既罷踰四五日見其材中人傳劉已死李爲驚歎翼日他適見杖而來者儼然劉也比至殷殷問訊且請臨顧李遂巡問曰日前忽聞凶訃一何哀也劉不答但挽人村至其家羅漿酒焉乃言前日之傳非妄也曩出門見二人來捉見官府問何事但言不知自思出入衙門數十年非快見官長

者亦不畏怖從去至公廨見南面者有怒容曰汝卽劉某耶罪惡貫盈不自悔改又以他人之物士爲己有此等橫暴合置鎗鼎一人稽簿曰此人有一善合不死南面者閱簿色稍霽便遣送他去數十人齊聲呵逐余曰因何事爲我來又因何事遣我去還祈明示吏持簿下指一條示之上誦崇正十三年用錢三百救一人夫妻完聚吏曰非此則今日命當絕直墮畜生道駭極乃從二人出二人索賄怒告曰不知劉某出入公門二十年專劫人財者何得向老虎討肉喫耶二人乃不復言

令人快心

善今之言
而北對院
幸開李言
昨日與人
為村一事
同向李言
善言則一
次言自亦
如言知而

送至村拱手曰此役不曾噉得一掬水二人既去入門
遂甦時氣絕已隔日矣李聞而異之因詰其善行顛末
初崇正十三年歲大凶人相食劉時在淄為主捕隸適
見男女哭甚哀問之荅云夫婦聚纜年餘今歲荒不能
兩全故悲耳少時在油肆前復見之似有所爭近詰之
肆主馬姓者便云伊夫婦餓將死口向我討麻醬以為
活今又欲賣婦於我我家中已買十餘口矣此何緊要
賤則售之否則已耳如此可笑生來纏人男子因言今
粟貴加珠自度非三百不足供逃亡之費本欲兩生若

此所謂無
心為善經
是真善又
能力改前
遇虎而冠
者破無明
毅立證菩
提

賣妻而不免於死何取焉非敢言直但求作陰隲行之
耳劉憐之便問馬出幾何馬言今日婦口止直百許耳
劉請勿短其數且願助以半價之貲馬執不可劉少負
氣便謂男子彼鄙瑣不足道我請如數相贈若能逃荒
又全夫婦不更佳耶遂發囊與之夫妻泣拜而去劉述
此事李大加獎歎劉自此前行頓改今七旬猶健去年
李詣周村遇劉與人爭眾圍勸不能解李笑呼曰汝又
欲訟桃樹耶劉茫然改容啞啞斂手而退
異史氏曰李翠石兄弟皆稱素封然翠石素醇謹喜為

善未嘗以富自豪。抑然誠篤君子也。觀其解紛勸善，其生平可知矣。古云：爲富不仁，吾不知翠石先仁而後富者耶？抑先富而後仁者耶？

虎而冠者也。

史記齊悼惠世家：周勃盡誅諸呂大臣，議欲立齊王瑯琊王及大臣白齊王母。

家駟鈞惡戾芒。

字林：芒罷倦貌，謂忿爭之容。

李墨石

虎而冠者也。

而爲退讓之容，故以罷倦狀。

名永康。

習氣不除。

華嚴經除一切煩惱，一一法苑見後。

見後。

珠林舍利弗從佛經行有鵠逐鵠，鵠飛來佛旁，住佛影覆，傷其身，安穩怖畏，卽除不復。

作聲後舍利弗影覆，復作聲戰怖如初。

拂謂舍弗利汝身三毒習氣未調停。

見卷二凶言，見卷六官盡以是故，恐怖不除。

畜生道。

見自志六道注。

粟貴如珠。

見卷十二司丈郎。

素封。

見卷一槿梨。

庫官

鄒平張華東公奉旨祭南岳，道出江淮間，將宿驛亭前。驅白驛中有怪異，宿之必致紛紜。張弗聽，宵分冠劍而坐。俄聞鞞聲入，則一頰白叟，阜紗黑帶，怪而問之。叟稽首曰：我庫官也。爲大人典藏有日矣。幸節鉞遙臨，下官釋此重負，問庫存幾何。荅言：一萬三千五百金。公慮多金累綴，約歸時盤驗。叟唯唯而退。張至南中，餽遺頗豐。及還，宿驛亭。叟復出謁，及問庫物，曰：已撥遼東兵餉矣。深訝其前後之乖。叟曰：人世祿命皆有額數，銷銖不能。

增損大人此行應得之數已得之矣又何求言已竟去
張乃計其所獲與所言庸數適相照合方歎飲啄有定
不可以妄求也

余觀此一則低徊於心而不能去嘗舉之以勸人曰
人知祿命有定數則無妄求心省却多少憧擾免却
多少愁煩顧得多少廉恥留得多少品行而且行得
多少陰陽如張公不過受餽還耳非受賄枉法之可
比也然猶且準其應得之數而折除之况有甚於此
者乎諺有之君子樂得爲君子小人枉自爲小人清

夜思之味乎其言

張華東公

各延登萬歷壬辰進上官南
京都蔡院右都御史謚忠定

金姑夫

會稽有梅姑祠神故馬姓族居東苑未嫁而夫早死遂
天志不離三旬而卒族人祠之謂之梅姑丙申上虞金
生赴試經此入廟徘徊頗涉冥想至夜夢青衣來傳梅
姑命招之從去入祠梅姑立候簷下笑曰蒙君寵頭實
切依戀不嫌陋拙願以身爲婢侍金唯唯梅姑送之曰
君且去設座成當相迓耳醒而惡之是夜居人夢梅姑

日上虞金生今爲吾增宜塑其像詰且村人語夢悉同
族長恐玷其貞以故不從未幾一家俱病大懼爲肖像
於左既成金生告妻子曰梅姑迎我矣衣冠而死妻痛
恨詣祠指女像穢罵又升座批頰數四乃去今馬氏呼
爲金姑夫

異史氏曰不嫁而守不可謂不貞矣爲鬼數百年而始
易其操抑何其無耻也太抵貞魂烈魄未必卽依於土
偶其廟貌有靈驚世而駭俗者皆鬼狐憑之耳

定是邪鬼所憑貞魂受玷而馬氏乃姑夫亦殊覺無

東苑

沂水古醮見卷一
名——醮陸判

青衣

見卷一
瞳人語批頰見卷三
友于

土偶

見卷一
妖術

酒蟲

長山劉氏體肥嗜飲每獨酌輒盡一甕負郭田三百畝
輒半種黍而家富豪不以飲爲累也一番僧見之謂其
身有異疾劉荅言無僧曰君飲常不醉否曰有之曰此
酒蟲也劉愕然便求醫療曰易耳問需何藥俱言不須
但令於日中俯臥墊手足去首半尺許置良醞一器移

時燥渴思飲爲極酒香入鼻饒火大熾而苦不得飲忽
覺喉中暴癢哇有物出直墮酒中解縛視之赤肉長三
寸許蠕動如游魚口眼悉備劉驚謝酬以金不受但乞
其蟲問將何用曰此酒之精釀中貯水入蟲攪之卽成
佳釀劉使試之果然劉自是惡酒如讐體漸瘦家亦日
貧後飲食不能給
異史氏曰日盡一石無損其富不飲一斗適以益貧豈
飲豕固有數乎或言蟲是劉之福非劉之病僧愚之以
成其術然歟否歟

嘗見有酒力初不甚佳而嗜飲無度其繼也日飲石
餘而不見其醉試再投之竟成無底之壑矣擬以此
進之而不果其人亦不久而死矣可知劉之蟲其病
也非福也

負郭田

見卷十二盜戶又中記蘇秦傳使我有雒陽

櫻此日垂朱定郭

外詩家

義犬

潞安某甲父陷獄將死搜括囊蓄得百金將詣郡關說
跨驪出則所養黑犬從之呵逐便退既走則又從之鞭

逐不返從行數十里某下騎趨路側私焉既乃以石投
犬犬始奔去其既行則犬焮然復來嚙騾尾足某怒鞭
之犬鳴吠不已忽躍在前憤齒騾首似欲阻某去路某
以爲不祥益怒回騎馳逐之視犬已遠乃返轡疾馳抵
郡已暮及捫腰囊金亡其半泚泚汗下魂魄都失輾轉
終夜頓念犬吠有因候關出城細審來途又自計南北
衝衢行人如蟻遺金甯有存埋凌巡至下騎所見犬斃
草間毛汙溼如洗提耳起視則封金儼然感其義買棺
葬之人以爲義犬塚云

下騎失金嚙騾尾以留之齒騾首以阻之奔馳致死
守而不去其義也曷以加焉龙奇其先事追隨鞭逐
不返若預爲之防也者或亦知其爲其用救父之事
而切切於心歟其義也而智實先之矣

關說見卷五私見卷五
仇大郎仇大郎

岳神

揚州提同知夜夢岳神召之詞色憤怒仰見一人侍神
側少爲緩頰醒而惡之早詣岳廟默作祈禳既出見藥
肆一人絕肖所見問之知爲醫生既歸暴病特遣人聘

爲其爲已
緩頰而聘
之不知適
以速其死

果如或所
言無怪巫
醫徧天下
而輕信者
比比也

之既至。出方為劑。暮服之中夜而卒。或言閻羅與東岳
天子日遣使者男女十萬八千。眾分布天下作巫醫名
勾魂使者用藥者不可不容也。

緩頰

見卷七 江城 讓見卷一 妖術

鷹虎神

郡城東嶽廟在南郭大門左右神高丈餘俗名鷹虎神
猙獷可畏廟中道士任姓每雞鳴輒起焚誦有偷兒預
匿廊間伺道士起潛入寢室搜括財物奈室無長物惟
於薦底得錢三百納腰中拔關而去將登千佛山南竄

許時方至山下見一巨丈夫自山上夾左臂蒼鷹適與
相遇近視之面銅青色依稀似廟門中所習見者大恐
躡伏而戰神詫曰盜錢安往偷見益懼叩不已神揪令
還入廟使傾所盜錢跪守之道士課畢回顧駭愕恠歷
歷自述道士收其錢而遺之

無長物

見卷五辛 十四娘

斷石

新城王欽文太翁家有園人王姓幼入勞山學道久之
不火食唯啖松子及白石徧體生毛既數年念母老歸

里漸復火食猶啖石如故向日視之即知石之甘苦酸
鹹如啖芋然母死復入山今又十七八年矣

王欽文太翁名與赦順治甲申拔貢封國子監祭酒
贈刑部尚書西樵漁洋兩先生之父也

廟鬼

惑之以細
飛怒之以
批摘掉之
以並縊脅
之以奔河
稜誠者偏

新城諸生王啟後者方伯中宇公象坤曾孫見一婦人
入室貌肥黑不揚笑近坐榻意甚褻王拒之不去田此
坐臥輒見之而意堅定終不搖婦怒批其頰有聲而亦
不甚痛婦以帶懸梁上替與並縊王不覺目投梁下引
頸作縊狀人見其足不履地挺然立空中即亦不能死

多致其擾
偏不能禁
其擾而冥
冥中乃有
使之不敢
擾者幾見
樸誠者為
惡人擾害
到底

自是病顛忽曰彼將與我投河矣望河狂奔曳之乃止
如此百端日常數作術藥罔效一日忽見有武士縮鎖
而入怒叱曰樸誠者女何敢擾即執婦項自櫺中出纜
至窗外婦不復人形目電閃口血赤如盆憶城隍廟門
中有泥鬼四絕類其一焉於是病若失

方伯中字公象坤明嘉靖甲子解元乙丑進士歷任
山西左布政使漁洋先生之從伯

祖貌不揚見卷五
老饕批頰見卷三
會友于

地震

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成刻地大震余適客稷下方與

表兄李篤之對燭飲忽聞有聲如雷自東南來向西北
去衆駭異不解其故俄而几案擲飯酒杯傾覆屋梁椽
柱錯折有聲相顧失色久之方知地震各疾趨出見樓
閣房舍化而復起墻傾屋塌之聲與兒啼女號喧如鼎
沸人眩暈不能立坐地上墮地轉側河水傾潑丈餘雞
鳴犬吠滿城中踰一時許始稍定視街上則男女裸聚
競相告語並忘其未衣也後聞某處井傾仄不可汲某
家樓臺南北易向棲霞山裂沂水陷穴廣數畝此真非
常之奇變也

有邑人婦夜起溲溺回視則狼銜其子婦急與狼爭
一緩頰婦奪兒出攜抱中狼蹲不去婦大號鄉人奔
集狼乃去婦驚定作書指天書地述狼銜兒狀已奪
兒狀良久忽悟一身未著寸縷乃奔此與地震時男
婦兩忘者同一情狀也人之惶急無謀一何可笑

穆下

見卷六公孫九娘

鼎沸

見卷三紅玉

張老相公

張老相公者晉人適將嫁女攜眷至江南朝市奩妝舟
抵金山張老渡江囑家人在舟勿博擲腥葢江有龍怪

聞香輒出。攘舟吞行。入爲害已久。張去。家人忘之。炙肉舟中。忽巨浪覆舟。妻女皆沒。張迴棹悼恨欲死。因登金山謁寺僧。詢龍之異。將以雙鼉僧聞之。駭言吾儕日與習。近懼爲禍。殊惟神明奉之。祈勿怒。時斬牲牢。投以半體。則躍吞而去。誰復能相讐哉。張聞頓思得計。便招鐵工。起爐山半。冶赤鐵。重百餘斤。審知所常伏處。使二三健男子。以大鉗舉投之。龍躍出。疾吞而下。少時波涌如山。頃之浪息。則鼉死。已浮水上矣。行旅寺僧並快之。建張老相公祠。肖像其中。以爲水神。禱之輒應。

在禮能禦災捍患。則祀之。鼉壞舟吞人。患孰大焉。冶鐵投之。使吞而死。殄仇讐而安行旅。其神明功德靡有涯矣。肖像祀之。斯其所以神。

金山

見卷四
晚霞

造畜

魘媚之術不一其道。或投羹餌。藉之食之。則人迷罔相從而去。俗名曰打絮巴。江南謂之扯絮。小兒無知。輒受其害。又有變人爲畜者。名曰造畜。此術江北猶少。河以南。輒有之。揚州旅店中。有一人牽驢五頭。暫繫樅下。云

我少選卽返兼囑勿令飲噉遂去驢暴日中蹄齧殊喧
主人牽著涼處驢見水奔之遂縱飲之一滾塵化爲婦
人怪之詰其所由舌強而不能答乃匿諸室中旣而驢
主至驅五羊於院中驚問驢之所在主入曳客坐便進
餐飯且云客姑飲驢卽至矣主人出悉飲五羊輾轉皆
爲童子陰報郡遣役捕獲遂械殺之

打絮巴扯絮諸名目其術大抵相同其稱號則各省
不一在吾鄉則謂之高脚騾子其在途也婦女多至
二三百口托詞販賣實術拐也問有逃出者問之曰

被迷時覺天地昏暗或雨旁皆虎豹或皆江河只趾
間一綫道遂不覺隨之走也此皆川楚人爲之

少選

見卷二
狐嫁女

快刀

明末濟屬多盜邑各置兵捕得輒殺之章邱盜多有一
兵佩刀甚利殺輒導竅一日捕盜十餘名押赴市曹內
一盜識兵邊巡告曰聞君刀甚快斬首無二割求殺我
兵曰諾其謹依我勿離也盜從至刑所出刀揮之豁然
頭落數步之外猶圓轉而大贊曰好快刀

導窾莊子養生主批大御
一大因其固然

汾州狐

以官版加
人可笑之
至

汾州判朱公者居解多狐公夜坐有女子往來燈下初
謂是家人婦未遑顧瞻及舉目竟不相識而容光艷絕
心知其狐而愛好之遽呼之來女停履笑曰厲聲加人
誰是汝婢媪耶朱笑而起曳坐謝過遂與款密久如夫
妻之好忽謂曰君秩將遷別有日矣問何時荅云目前
但賀者在門弔者卽在間不能官也三日遷報果至次
日卽得太夫人訃音公解任欲與偕旋狐不可送之河

上強之登舟女曰君自不知狐不能過河也朱不忍別
戀戀河畔女忽出言將一謁故舊移時歸卽有客來荅
拜女別室與語客去乃來請便登舟妾送君渡朱日向
言不能渡今何以云曰曩所謁非他河被也妾以君故
特請之彼限我十日往復故可暫依耳遂同濟至十日
果別而去

訃音見卷六
官夢弼

龍三則

固龍也然而增矣龍而墮其行未有不重拙者卽在
北直界有墮龍八村其行重拙八某紳家其戶僅可容

驅塞而入家人盡奔登樓譁譟砲轟然龍乃出門外
停貯潦水淺不盈尺龍入轉側其中身盡泥塗極力騰
躍尺餘輒墮泥蟠三日蠅集鱗甲忽大雨霹靂擊空而
去
房生與友人登牛山入寺游曠忽椽間二黃罇墮上盤
小蛇細裁如蚓忽旋一周已如帶其驚知爲龍羣趨而
下方至山半間聞寺中霹靂一聲震動山谷天上黑雲
如蓋一巨龍天矯其中移時始沒
章邱小相公莊有民婦適野值大風塵沙撲面覺一目

眯如含麥芒揉之吹之迄不愈啟驗而審視之睛固無
恙但有赤綫蜿蜒於肉分或曰此熱龍也婦憂懼待死
積三月餘天暴雨忽巨霆一聲眦裂而去婦終無損

方其墮也見重拙之軀皆謂蠢然一物耳否則亦必
曰不祥之物耳以不盈尺之淺潦未能轉側困辱泥
塗雖極力騰躍而尺餘輒墮小至蠅蚋且得而憑陵
之又必羣起而吮之曰無能爲也技止此耳及其際
風雲遭霖雨霹靂一聲擊空而去鱗甲煥耀潤澤羣
生乃驚心駭目相與動容而告曰龍也士之辱在泥

塗屈久乃信而倨之恭之者前後判若何人何以異

是

霹靂見卷一
嬌妮

無恙

見卷二
珠兄

毗裂

見卷三
紅玉

江中

王聖俞南游泊舟江心既寢視月明如練未能寐使童僕為之按摩忽聞舟頂如小兒行踏蘆席作響遠自舟尾來漸近艙戶慮為盜急起問僮僮亦聞之問荅問見一人伏舟頂上垂首窺艙內大愕按劍呼諸僕一舟俱醒告以所見或疑錯悞俄響聲又作羣趨四顧渺然無

人惟疎星皎月漫漫江波而已眾危坐舟上旋見青火如燈狀突出水面隨水浮游漸近船則火頓滅即有黑人驟起屹立水上以手攀舟而行眾謀曰必此物也欲射之方關弓則遽伏水中不可見矣問舟人舟人曰此古戰場鬼時出沒其無足怪

按摩見卷七
梅女

戲術二則

有桶戲者桶可容升無底中空亦如俗戲戲人以二席置街上持一升入桶中旋出即有白米滿升傾注席上

又取又傾頃刻雨席皆滿然後一一量入畢而舉之猶空桶奇在多也

利津李見田在顏鎮開游陶場欲市巨甕與陶人爭直不成而去至夜甕中未出者六十餘甕啟視一空陶人大驚疑李踵門求之李謝不去固哀之乃曰我代汝出甕一甕不損在魁星樓下非與知言往視果一一俱在樓在鎮之南山去場三里餘傭工運之三日乃盡

顏鎮在益都西南百八十里明嘉靖間撫兵王公世貞創建之益成巨鎮云

某甲

殺僕納婦而生子女則殺甲一人不足以蔽辜也仍以僕殺其全家所遲者十九年耳

某甲私其僕婦因殺僕納婦生二子一女閱十九年巨寇破城劫掠一空一少年賊持刀入甲家甲視之酷類死僕自歎曰吾合休矣頃囊贖命迄不願亦不一言但搜人而殺其殺一家男婦二十七口而去甲頭未斷寇去小蘇猶能言之三日尋斃嗚呼果報之不爽可畏也哉

衢州三怪

張握仲從戎衢州云衢州夜靜時人莫敢獨行鐘樓土有鬼頭土一角象貌獍惡聞人行聲卽下人駭奔鬼亦

建樓工夫
成拆樓人

遂去而見之。輒病多死者。又城中一塘。夜出白布一疋。如匹練橫地。土過者拾之。即捲入水。又有鴨。鬼夜既定。塘邊寂無一物。若聞鳴聲。即病。

衢州統志越西鄱姑
廢之地唐置

拆樓人

何岡鄉平陰人。初令秦中。一賣油者有薄罪。其言慙。何怒。杖斃之。後仕至銓司。家貧富。建一樓上梁。日親賓。稱觴為賀。忽見賣油者入。陰自駭疑。俄報妾生子。愀然曰。樓工未成。拆樓人已至矣。人謂其戲。而不知其實。有輒買香油食之。

已至當年
饒一板焉
得冥頑嗣

異史氏曰。常見富貴家樓第連亘。死之後。再過已墟。此必有拆樓人降生其家。可知也。身居人土。烏可不早自惕哉。

大蝠

明彭將軍宏征寇人。蜀至深山中。有大禪院。云已百年。無僧。詢之士人。則謂寺中有妖人者。輒死。彭恐伏寇。率兵斬茅而入。前殿中有阜。雕奪門飛去。中殿無異。又進

之則佛閣周視亦無所見而入者皆頭痛不能禁彭親
人亦然少頃有蝸如琵琶自板上蠢蠢而下一軍驚走
彭遂火其寺

黑鬼

膠州李總鎮買二黑鬼其黑如漆足革粗厚立刃爲途
往來其土毫無所損總鎮配以娼生子而白僚僕戲之
謂非其種黑鬼亦自疑因殺子骨則盡黑始悔之公每
令兩鬼對舞神情亦可觀也

車夫

有車夫載重登坡方極力時一狼來嚙其髻欲釋手則
貨傲身壓忍痛推之既上則狼已齧片肉而去乘其不
能爲力之際而竊嘗一髻亦黠而可笑也

嘗一髻

後魏崔暭傳一肉
識饅中之味

碁鬼

揚州督同將軍梁公解組鄉居日攜碁酒游翔林邱間
會九日登高與客奕忽有一人來逡巡局側耽玩不去
視之面目寒儉懸鶉結焉然而意態溫雅有文士風公
禮之乃坐亦殊撝謙公指碁謂曰先生當必善此何弗

與客對壘其人遜討移時始卽局局終而負神情懊熱
若不自已又著又負益慟憤酌之以酒亦不飲惟曳容
奕自晨至於日昃不遑漉溺方以一子爭路兩互喋聒
忽書生離席悚立神色慘沮少間屈膝向公座頓顙乞
救公駭疑起扶之曰戲耳何至是書生曰乞付囑圍人
勿縛小生頸公又異之問圍人誰曰馬成先是公圍役
馬成者走無常常十數日一人翮冥攝牒作勾役公以
書生言異遂使人往視成則僵臥已二日矣公叱成不
得無禮瞥然問書生卽地而滅公歎咤良久乃悟其鬼

越日馬成寤公召詰之成曰書生湖襄人癖嗜桑產蕩
盡父憂之閉置齋中輒踰垣出竊引空處與奕者狎父
聞詬詈終不可制止父憤悒瘖恨而死閻摩王以書生
不德促其年壽罰八餓鬼獄於今七年矣會東嶽鳳樓
成下牒諸府徵文人作碑記王出之獄中使應召自贖
不意中道遷延大衍限期嶽帝使直曹問罪於王王怒
使小人輩羅搜之前承主人命故未敢以縲絏繫之公
問今日作何狀曰仍付獄吏永無生期矣公歎曰癖之
悞人也如是夫

異史氏曰見奕遂忘其死及其死也見奕又忘其生非
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哉然癖嗜如此尙未獲一高著徒
令九泉下有長死不生之奕鬼也可哀也哉

天下最迷人者無如博奕博固不足言奕則雅矣然
見有長夏炎天相對一杯藉爲銷夏之計乃自晨至
暮心目俱竭目無旁睹耳無他聞汗濕津津相持不
下且夜以繼日廢寢忘餐其艱苦如是是亦不可以
已乎此鬼以嗜奕而促壽復以貪奕而忘生乃一局
卽負其癖而死亦枉耳竊以爲天下事皆不可癖癖

者必愚而其業終不能精學問之道亦然每見嗜古
之士皓首窮經物而不化而於經濟心性情然無覺
且有並世故而不知者至於矻矻以死而不自知其

二無所得亦可哀矣

懸鶉結

見卷二
張誠

走無常

見卷二
張誠

鬼獄

見西
遊記

頭滾

蘇孝廉貞下封公書臥見一人頭從地中出其大如斛
在牀下旋轉不已驚而中疾遂以不起後其次公就蕩
婦宿懼殺身之禍其兆於此耶

蘇孝廉貞下 名元行淄川人康熙戊午舉人任濮州學正有節婦某家甚貧被族甲逼之嫁婦引刀自斷左手五指蘇憐其苦午學田二十畝贍其終身濮人高之卒于官

果報 二則

安邱某生通筮之術而其為人邪蕩不檢每有鑽穴踰牆之行則卜之一日忽病藥之下藥曰我實有所見冥中怒我狎褻天數將重譴矣藥何能為亡何目暴瞽兩手無故自折

求富有者為養其生而適以戕生絕人後

某甲者伯無嗣甲利其有願為之後伯既死田產悉為所有遂背前盟又有一叔家頗裕亦無子甲又父之叔

著自私其後而因以無後自作之孽使自割之自割之而又自言之真是痛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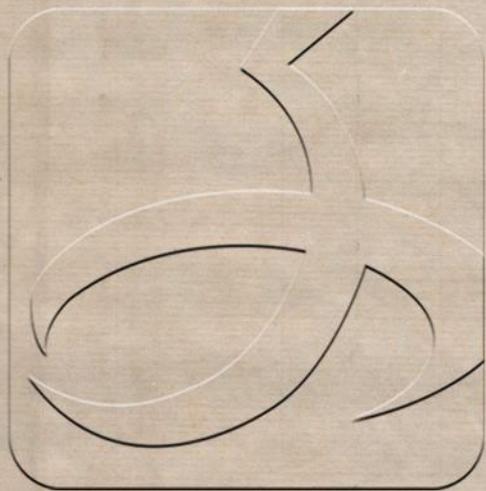
卒又背之於是併三家之產稱富一鄉忽暴病若狂自言曰汝欲享富厚而生耶遂以利刃自割肉片片擲地又曰汝絕人後倘欲有後耶剖腹流腸遂斃未幾其子亦死產業歸他人矣果報如此可畏也夫

龍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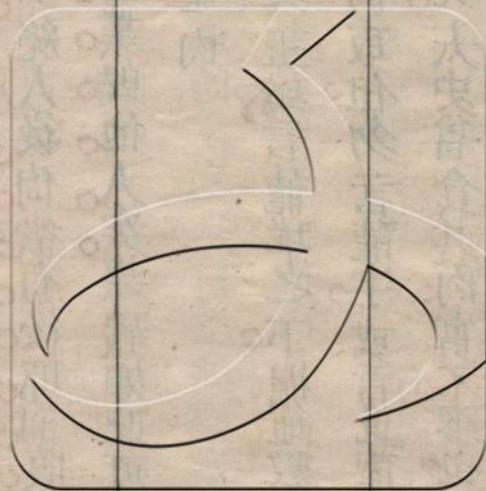
姜太史玉璇言龍堆之下掘地數尺有龍肉充牣其中任人割取但勿言龍字或言此龍肉也則霹靂震作擊人而死太史曾食其肉實不謬也

姜太史玉璇 名元衡霹靂是卷

即墨人孀孀



聊齋志異新評卷十四終



70026872

